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十三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定價：每份二角

南大是一間外國的大學嗎？

今天，我國仍然存在着一股敵視和摧毀南大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僅是不正視現實，甚至變本加厲地把南大說成是一間外國的大學。過去的殖民地主義者，他們曾經惡毒地詆毀南大，然而時至今日，那些沿着殖民地主義者的人們，也不惜一切的代價，來模糊馬來亞人民的視線，要把南大的本來面目改變掉，以便滿足他們的自私願望。

南大是一間外國的大學嗎？不是的，南大是以馬來亞人民的勤勞和血汗所創立起來的一座文化燈塔。如果翻開南大的歷史看看，我們就不難看出南大建立的偉大意義。誰都知道，南大是建立在殖民地奴化教育最猖獗的時代；同時也是建立在保衛民族文化的口號最響亮的時代。殖民地的統治者，他們夢想在文化上，教育上奴役我們，以便達到他們永遠統治馬來亞的企圖，然而維護民族教育的強大隊伍，就是給這卑劣的企圖，一個有力的筋斗式的殺球。南大的創立則是維護民族教育，反抗殖民地主義的奴化教育的最具體的結晶品。那些指責南大為外國大學的英雄們，他們是不敢正視南大的歷史全貌，而只是無理取鬧。

像南大這樣的一間大學，如果不是馬來亞人民全力的支持，它是無法存在的。還用得證明嗎？三輪車夫和德士司機的為南大義踏義駛；南大落成典禮前來觀禮的就有十萬人以上，這些鐵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南大是一間馬來亞人民所極力支持的大學嗎？

南大的學生是跟馬來亞完全分不開的，我們的學生有的已經是幾代的土產了，有的學生的父

兄甚至曾為保衛馬來亞而犧牲生命，這種種的事實，充份地說明南大學生是跟整個馬來亞的繁榮和進步是不能夠絕緣的。今天在南大就讀的二千名學生，除了少數是來自東南亞各國者外，其餘的都是星馬的公民。假如我們問南大學生有多少是星馬的公民？我們的答覆是九十五巴仙以上，假如我們問南大學生有多少是星馬出生的？那麼我們的答覆是八十五巴仙左右。單就學生的國籍和出生地，就足以說明南大是一間為星馬社會培植專業高級人材的一所大學，如果像南大這樣的一所為馬來亞人民造就建設人才的大學，被指斥為一間外國大學，只有暴露那群曲解馬來亞現實的政客們的真正面目和有意剝奪這批充滿熱情，願以青春獻給祖國的南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再也不能說明些甚麼？

也許那些人們要反駁說單就九十五巴仙以上的馬來亞公民就讀的大學，也可以被稱為外國大學，因為南大學生骨子裏不一定會效忠馬來亞。那麼我們只有用事實來駁斥這些謊言。南大從開辦的第一天起，南大學生就充份地表現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優良品質。現在讓我們談談南大學生學習馬來文的情形：一九五六年初南大正式開學，這時南大並沒有馬來文的課程，南大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鑒於學習馬來文對祖國未來的進步和繁榮有着重大的意義，就在課餘時間組織馬來文學習班，由同學自己充當講師，號召南大同學學習馬來文，當時在五百名左右的學生中參加者將近半數，不要忘記，一九五六年初馬來亞聯邦憲法和星洲自治憲法仍未出現，馬來文被規定

為國語還是未書明在憲法上，就在這個時期，南大同學就已經準備學習好馬來語，為祖國的建設而努力。馬來亞的第一本較為完善的華巫字典，就是一位在籍的南大同學編著的。我們不敢說我們是跑在時代的前頭，但是南大學生願以一切的代價為祖國獻身，這一點是沒有絲毫的置疑。就是現在，南大困難重重的時期，南大學生的愛國心仍然沒有一點動搖。今年在南大一千七百多名同學中，修過或在修馬來文的學生就超過一千名，這些事實，作為南大學生是應該足以自豪的。

四年來南大學生都是在效忠馬來亞，熱愛祖國的前提下展開學習。南大學生會的成立宣言已經標誌了這樣的口號：「南大學生會將努力不懈，號召南大學生向學術疆場進軍，並將引導南大學生走上為星馬人民忠誠服務的道路」。在宣言的結尾更指出：「南大學生會將與星馬各族青年學生組織共同爭取及照顧學生利益，並將把學生的力量滙合到建設國家工作的洪流裏去」。難道南大學生的這些愛國表現，不足以說明南大是一間名符其實的馬來亞國的大學嗎？儘管事實是這樣鮮明，然而保守的人們却硬硬地把南大羅列成外國大學，以便保障他們一小撮人的金飯碗。

南大的各個學會自始至終就是以馬來亞問題作為中心對象而展開研究，即使是研究非本國問題，南大學生也是站在馬來亞人民的立場上講話。南大學生會機關報「大學論壇」，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叢刊，都是着重在研究馬來亞文化，教育，經濟，歷史等問題的刊物，我們不敢誇耀我們的研究馬來亞問題有甚麼特出的成就，但是如果曾經讀過這些刊物的人，他們一定會體會到南大學生的熱烘烘的雄心，是永遠點燃着不滅的火，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創造美好的將來。南大學生今年所提的會務方針：「加緊學習，提高學術水準，關心祖國，發揚愛國精神」。這個方針的制定，一方面號召同學培養優良學風，高執學術研究的大旗，向學術疆場進軍；另一方面號召同學關心祖國，誠心誠意獻身祖國，把落後的馬來亞變成一個繁榮，幸福的馬來亞。

南大學生的這些表現，充份地說明四年來我們就是把南大看成為馬來亞的一間大學，並且加

南大在重重困難的包圍之下，也將挨過慘淡的四年時光。就在下個月，南大將有四百七十餘名畢業生走出校門，投入社會的各個服務崗位。

對於所有熱愛南大的人士，這該是一件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因為大家多年來的希望並沒有落空，南大終於在風風雨雨當中將她的第一批兒女們栽培出來。

畢業同學所面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路問題。由於南大問題的複雜，這就使得南大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也跟着複雜。這個問題的主要關鍵在於南大學位是否被當地政府所承認。

關於承認南大學位的問題，不久之前，星馬兩地的政府首長已經表明了態度。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上月廿八日應南大學生會的邀請到南大演講時，曾經向南大同學表示，新加坡政府將會接受南大的學位為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的資格，同時認為政府將吸收七十名南大畢業生到教育及其他公務部門服務。我們非常歡迎新加坡政府的開明態度，這對於南大的董教學以及支持南大的人士都是一種很大的鼓舞。

但是，數日後聯合

南大畢業生的前途和南大的前途是分不開的，今天南大正面臨着最嚴重的考驗。南大能夠渡過四個艱苦的年頭，這充分說明她深受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南大是時代的產物，社會需要她，人民需要她。星馬需要更多的大學，因此，南大更有存在的價值。由此可見，南大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南大畢業生及其前途

邦署理首相敦阿都拉昔却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態度，認為南大是民間創辦的，是一間外國大學，學術水準不夠，所以聯合政府不準備承認南大。聯合政府這種不適當的態度，無疑剝奪了六十巴仙來自聯合邦的南大同學為國服務的機會。這點我們不能不深引以為憾。

不過，畢業同學的前途也並不只是繫於學位的是否被承認，誠如李光耀總理所說的：「一個人的好壞完全是在他本身。他所得到的學位和銜頭，並不會使他成為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的一個人。」因此，畢業同學離開雲南園之後，面對馬來亞祖國的廣闊土地，服務的機會到處都是，只要不斤斤計較個人的俸祿享受，是不愁沒有出路沒有前途的。

緊我們的學習，切切實實為祖國獻身。

如果說南大乃由民間所辦的大學是作為外國大學看待的理由的話，那是更笑話人。美國的哈佛大學主要是由民間出資創辦，那麼美國人應當是列哈佛大學為外國大學，其他很多世界各地著名的大學都是由民間籌款創辦，那麼在他們的國度裏的人應該稱之為外國大學了，這種膚淺的論調無需多費口舌爭辯。

南大是一間外國的大學的論調，其產生的主要根源在那裏呢？首先淵源於那些人們對受華文教育者的卑視和恐懼。過去的殖民地主義者一向來就是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鼓吹英文至上，藐視受其他語文教育者，必然地，受華文教育者的合理就業機會就被剝奪掉。為甚麼獨立將屆兩年的今天，華文教育還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其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裏，南大的問題跟這個又有甚麼差別呢？南大是華文教

育的燈塔，受華文教育者，比較上說，在我國是較為敢正視血淋淋的現實，富有維護真理的意志，這些都是人們所不願見到的。因此美其名曰南大為一間外國大學，是最能掩蓋天下耳目，然而甚麼事情，總有一個水落石出。任何曲解客觀的真理，其原形始終是會暴露出來的。

指責南大是一間外國的大學，除了說明有意剝奪南大學生就業的基本人權和扼殺華文教育以外，再也不能證明些甚麼？

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任何開倒車的人們，將會被歷史的車輪碾死，那是沒有甚麼可以置疑的。（李玲）



本期要目

南大畢業生及其前途（社論）

南大是一間外國的大學嗎？

論馬來亞文化

再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再談「藝術創作與馬來亞化」

臨別雜感

漫談漫畫及其他

把青春獻給馬來亞（詩）

大學周工作委員會宣告成立 各部計劃擬定·工作積極展開

為介紹南大同學四年來的學習成績；為推進南大同學的學術研究風氣，鼓勵各個學會及個別同學展開有步驟、有計劃的各種學術研究工作，尤其是作有關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民族、文化、教育等問題的研究，以加強培養愛國主義的精神，和肩負起建設新文化的重大使命，樹立起作為高等學府的南大的優良傳統，學生會已經在上月正式提出舉辦大學周，並且公佈了大學周的全盤工作計劃和闡明它的意義和宗旨。同時希望通過大學周的內容和形式的表現，以促進社會人士對南大有更深刻的瞭解和更堅強的信心。

自從大學周的工作計劃被提出來之後，已經得到校方、各學會、同學和各地的熱烈支持和讚

許。現在已經由學生會召集各學術團體和一些被委任參加工作的同學，組成了一個「大學周工作委員會」負責進行籌劃、部署和展開一切有關工作。

大學周工作委員會自成立後，便積極地展開工作，目前各股的工作計劃都已經擬定就緒，而各股也已根據工作的需要另外委任了其屬下小組組長。大學周工委會主席經於本月四日晚上於學生會會所召開全體工作委員會議，在會上提出各股的工作計劃，經過全體委員加以審定，並予以通過。

據悉，大學周的各股工作計劃如下：學術股決定在大學周舉辦兩個座談會，一個演講會，即我國國語演講比賽及五種展覽：（1）資料展覽（2）生活照片

展覽及全國（或全東南亞）影展（3）刊物展覽（4）各學術團體的展覽（5）各院的圖書儀器展覽。

文娛股的工作計劃，主要的舉辦一個音樂晚會，話劇演出，並在開幕日晚上舉行一個文藝晚會；閉幕日晚上則舉行一個高等學府同學聯歡晚會，還有便是舉辦各種球賽。

出版股則決定於大學周期間出版一本學術性的集刊。此外各學術團體如中研會，英研會及科學通報出版社等也將於該時出版刊物。

大學周工作委員會還計劃總務股、學術股及學生會福利部聯合舉行義賣。

無疑的，此次舉辦大學周的工作規模是龐大的，並且是屬於創舉，籌備工作必然格外吃重，因此大學周工委會希望同學們能積極參加工作，並給予密切的合作。

義，以期讓更多同學自發自動地參加募捐工作。

（一）學生樓是學術交流的場所。它的種種設備將便利各學術團體推動與發展各項學術活動。同時，它將提供良好的環境，方便各學術團體的相互合作，相互觀摩與相互配合。因此，學生樓的落成將結束目前因場所與設備不足，各項學術活動不能充分開展與相互配合的現象。

（二）南大師生可利用學生樓的設備，進行各項文娛與體育活動，以豐富自己的課餘生活，與促進師生間的了解。南大師生友誼的鞏固與發展，將為學術花朵的培育創造新條件。

（三）我國已踏入自治獨立的階段，殖民地統治所造成的各族學生隔膜的現象，必須迅速剷除。學生樓將是南大同學與我國各族學生交往切磋的中心，促進彼此的了解，與文化的交流。同時，學生樓亦將成為南大同學與世界學生或學術機構的連絡站，擴大我們與外界的友誼，促進彼此的了解，提高大學的地位。

這次的籌款運動的重要意義在於：

（一）籌足建築基金，促使學生樓在明年初動工。

籌款工作意義重大

學生樓籌委會發表書面談話 呼籲同學踴躍參加募捐工作

學生會交給本屆籌建學生樓委員會的任務是：「加緊籌募工作，努力爭取學生樓在本屆任期內動工」。籌委會自接受這項任務後，便積極展開工作，尋求適當之方式為學生樓大力籌款。日前，經已擬定具體計劃，準備在今年年假，在星馬婆三地同時進行籌款。鑒於籌款工作意義之重大，籌建委員會特發表下列書面談話，介紹這次的募捐計劃，並闡明該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同時呼籲同學們熱烈地參加募捐工作。

該書面談話內容如下：

籌建學生樓的工作是在加緊建設南大，創立更良好的學習環境的大前提下被提出來的。所以，自從「儘速建立一座學生樓」的動議在學生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上通過後，即受到南大當局與各學生團體的熱烈讚揚。一年多來，在全校師生的積極努力，與廣大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籌建工作進展順利。籌委會先後完成了擬妥計劃，選定樓址，繪好圖樣，鑑平樓址等項工作。並且利用演出與獻捐兩種方式，為學生樓籌得了八萬餘元的建築基金。

目前，籌建工作已進入了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只要我們籌足了卅五萬元的建築費，那麼，我們便可馬上動工興建這夢寐以求的生活中心——學生樓。為了儘速實現這一美麗的理想，籌建委員會決定在今年年假發動一項大規模的募捐工作，以期取得足夠的款項，使學生樓能在明年動工興建，充實南大的學術與文娛活動的設備。

這次籌款的地區將包括星洲、聯合邦與砂朥越。籌款的方式是：一、推行一元一磚運動。二、向社會名流或社團勸捐，請求贊助學生樓各別部分的建築費。整個籌款運動分成兩個階段。一是準備階段，其次是正式募捐階段。一切的準備工作必須在十一月底完成，而正式募捐將在十二月下旬與明年一月分別在星洲、聯合邦與砂朥越進行。

為了取得良好的募捐成績。籌建委員會正着手組織各地募捐小組，負責各地區的募捐工作。為此，籌委會大力呼籲同學們踴躍參加各地的募捐工作，用集體的智慧與力量來完成籌建學生樓的壯舉！

學生樓的籌建工作，既然是在加緊建設南大，創造優良學習環境的大前提下被提出來的，這正說明了它的迫切與需要。在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重申學生樓的重要性及闡明這次募捐的重大意

「泛馬學生文化及考察團」定明年出發

呼籲社會人士資助成行

由南大，星加坡馬大和吉隆坡馬大三校全學共全組織成的出國訪問團的名稱已經正式定為「泛馬學生文化及考察團」。

該團將於明年一月底出發往印度，錫蘭作為期一個月的文化考察團工作。並決定帶本國的文娛節目到那邊表演。

這次，出國訪問團的宗旨是促進本國和友國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學習。抵達當地時，會去參觀各大學城和進行考察工作，以便更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學生的活動情形，和他們在建國中所負的使命。

訪問團的團員是由各校各遣派廿五名參加，共全組成一七十五人的浩大隊伍。

三大學籌委會強調說：這是泛馬大學生第一次組成文化團訪問鄰國的嘗試，希望會有美滿的成績收穫。他們也呼籲社會富有人士大力贊助成行。

大部份南大同學都來自星、馬、婆三地。其中不少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同學們和當地社會的關係，在往年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這將為籌款工作提供有利條件。加上各地人士對南大的關懷，和同學們的努力，要籌足建築基金，爭取學生樓在明年初動工，並非不可能的事。

（二）加強南大同學與星馬婆各界人士的關係。

南大是東南亞各地人民創辦的，是東南亞各界人士血汗的結晶，所以南大的現狀與發展，都備受各界人士密切關懷。評議會

亞洲學生聯系緊密

南大與印尼回教學聯 決定互換同學訪問

南大學生會和印尼回教學聯雙方代表同意互相交換同學進行訪問。有關詳細計劃，正在討論中。

由於整個亞洲幅員的廣闊，人口的稠密繁多，不少島國又為海洋所阻隔，再加上殖民主義者通過政治上的壓力，斷絕了國家與國家的往返，阻止了人民與人民的友誼的發展，使到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裏，住在不同的國家的人民產生了許多的隔膜和無謂的猜忌，南大學生會和印尼回教學聯都認為這種情形，到了今天是應該有所改觀的。大家也確信通過兩地大學生的互相訪問，是能夠增進彼此的友誼，促進相互的了解，和產生更高度的團結和合作的。

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南大學生會，每年將負責招待印聯會員在星洲旅行的日常生活、住宿和參觀的費用。而印聯也同樣地招待南大訪問印尼的同學的一切費用（來往船費自備）。訪問的同學將會被邀請住在當地人民的家中，以便真實了解兩地人民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情形。

大學周出版部徵稿

大學周出版部已經決定於大學周期間出版一學術性集刊，以收集同學平時對問題研究之心得及創見的專文論述，作為同學學習成績的集中表現。內容包括有關本國及外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教育、語文、哲學、藝術、文藝創作理論、文學研究

報告書發表以後，大家都急于了解南大現狀，關注它的發展前途。通過這次的籌款運動，同學們將廣泛的與各界接觸，安定他們的心情，穩定他們的信心，使他們更深入地了解南大，與更熱烈地支持南大。

這次的籌款運動是一項繁重且意義深長的工作，它需要全體同學群策群力，方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在此，籌委會再次號召同學們熱烈參加募捐工作，為學生樓的早日動工奠定最後的一塊基石！

等問題。

為實現學生會首次舉行大學周的宗旨，樹立優良的傳統和增進學術之研究，我們希望同學們和各學術團體對於這本集刊的出版工作給予大力協助並惠賜稿件，以促使它如期問世。

附：

1. 徵稿日期：本月八日起。
2. 截稿日期：明年二月十五日。
3. 來稿請投學生會信箱（圖書館內），惟須註明「大學周出版部稿件」字樣，或交予大學周出版部同學。
4. 郵寄稿件，請用掛號，以免遺失。
5. 本部亦歡迎有關自然科學之文稿，惟不兼於本集刊，而將載之於「科學通報」。

雪蘭莪南大同學

明年初為南大義演

雪州南大同學經已決定乘著假期之便，於明年初在吉隆坡及吧生接連數晚演出曹禺名劇雷雨，為南大籌款，以示深切關懷南大前途的發展。

演出籌備委員會自從九月底成立以後，工作便在同學的支持與合作下積極展開。

申請演出准証工作已經得到南大執行委員會的答應開始代為進行了。

劇中各角色人選已經選定，排練工作也已經開始了。

又悉，雪州南大同學對於演出經費的樂捐很是熱烈，據籌委會負責同學說目前同學樂捐的款數已有九百餘元。



馬來文「每日新聞報」(Berita Harian)

評論「聯合邦政府對於南大學位的態度」

十一月四日馬來文「每日新聞報」以「聯合邦政府對於南大學位的態度」為題，對南大問題有所評論，茲將該社論全文譯述如下：

聯合邦副總理拉昔發表說，聯合邦政府將不承認南大學位，因為對聯合邦來說，南大是一間外國大學。

因此，正如其他一些外國大學一樣，將不被聯合邦政府所承認。

聯合邦政府的態度是那麼堅決，這並不令人驚奇。因為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正如白里斯葛評議會所討論的，南大的學術水平還是令人懷疑。

但是，聯合邦政府以南大是一間外國大學而不承認它的學位，這一理由是值得深入地考察和檢討的。

對於南大學生來說，聯合邦政府的態度將是一種打擊。因為大多數的南大學生是來自聯合邦。他們一定渴望，當他們畢業以後，可以回到他們的祖國——聯合邦來服務，做為他們對於祖國的一種貢獻。

在這裏我們覺得是必要引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在最近對南大學生的演講中的一些話：

「要是南大想使它成為中華

文化在東南亞的堡壘，那麼，華人在東南亞的遭遇將更加困難。」

李光耀總理對南大的看法，是從今日華人在整個東南亞的處境出發的。

無疑的，南大的誕生是由於星馬華人社會希望在星馬以及東南亞擁有一間最高學府。

要是南大能把自己與東南亞，尤其是馬來亞急速發展的現勢分開的話，那麼，南大將不成為問題。

但是，南大是處在一個民族主義浪潮洶湧澎湃的社會裏，做為一間華族社會所建立的大學，多少都應該受到這一浪潮的影響。

無疑的，南大至今還是在猶疑不決當中；在這多民族的社會裏，它是應該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南大有沒有成為一間適合於多民族社會的大學呢？還是單純的中國式大學。南大從來就沒有明確表示過，它欲放棄建立一間華文教育的堡壘的希望。

南大只有以他們的貢獻，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自己孤立起來。那麼，久而久之，南大便能剷除它在馬來人心目中的疑慮，而把南大當做他們自己的。

來它是模糊的。並且，這也正是受華文教育者長期的但完全可以顧有的對英文的偏見的摒除。

在另一方面，「華惹」却是清清楚楚的政治性的東西。它對聯盟政府的各種政策經常不客氣地，有時甚至是進擊似地，加以批評。

當然，對於聯盟政府如此以自由主義禮待我們，我們是無限感激。但感激是感激，我們却不能對不公平而沉默，我們的抗議是不能制止的。

導致禁止南大的出版物的理

南洋研究室學報出版

本校南洋研究室為研究南洋問題的中心自從第二屆研究生工作委員會上任後，便積極展開活動，集中精力，出版一本洋洋五十萬言的學報——「南洋研究」，該學報厚達三百九十頁，是南洋大學出版的第一種大型學術性刊物。內容包括文獻地理、歷史、經濟、文學、社會、商業、化學、書評。文獻方面，有許雲樵教授的「南洋文獻敘錄長編」。地理方面，有張清江同學所譯的「阿拉伯文獻中的馬來亞」。宗教方面，有張楚漢同學所譯的「佛教傳入東南亞考」。化學方面，有秦道堅教授的「椰油之化學研究」。經濟方面，有梅炎添同學所譯的「東南亞日趨嚴重的米糧問題」。文學方面，有廖建裕同學的「印度尼西亞現代文學」。歷史方面，有吳景宏教授的「西班牙時代之菲律賓華僑史料」。顏清皇同學的「馬來亞原始社會初探」。社會方面，有葉鐘鈴所譯的「暹羅的奴隸制度」。商業方面，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惠德禮的「十五世紀時之商埠滿刺加」。惠德禮教授從遙遠的地方惠賜佳作，對本研究室愛護備至，是難能可貴的。書評方面，有許雲樵教授的宋陳元規「島夷雜誌」；廖建裕同學的林添裕著「三寶瓏掌故」。並附該室蒙各地惠賜的報紙和期刊一覽。

南大創立至今將屆四載，始見有此一上水準之學術巨型刊物出現，希望以後能有更多這一類的刊物。

本校戲劇會緊接着九月底的「獨幕劇演出」後，決定於明年四月上旬假維多利亞劇院再度公演本地創作之多幕劇；一則參與「大學週」之盛，二則冀能藉此聊盡鼓勵多多創作本地劇本、多多上演本地劇本之棉力。該會為此特懇切地要求星馬人士（尤其

戲劇會徵求明春演出劇本

是本校同學）能提供劇本，內容至好能以南大或其學生生活為背景。對於本校同學之創作劇本，該會將作優先考慮上演之，並給予隆厚的獎勵。創作劇本請於最近一、二月內寄交「南大戲劇會」或逕交與該會執委同學。

由，假如真的有一些的話，但至今却並沒有公佈。所以事情是很明白了，事實是正和指斥托斯安也夫斯基的作品為共產黨的，而摩里斯（Willian Morris）的作品却任其流通的情形一樣的。

南洋研究室自從開辦以來，對於搜羅有關東南亞的資料，不遺餘力。除了擁有相當豐富的書籍外，現在該室有報章二十九份之多，都是東南亞各地大報館免

李光耀總理表示

新加坡政府承認南大學位

提出南大和馬大合併

本邦總理李光耀先生，應學生會邀請，于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時半，蒞臨文學院禮堂演講，講題為：「南大畢業生及其前途」。當晚出席的同學非常踴躍。

在演講中，李總理表示新加坡政府將承認南大學位。

他宣佈說：本坡政府將吸收五十名南大畢業生進入教育部門服務，大約有二十名可進入其他公務部門服務。同時政府也在設法供給獎學金予適當的南大畢業生深造。

在他談到南大的長遠前途時指出：南大如果被承認為是一間馬來亞人的大學，而不僅是新加坡的大學，則南大的前途將有很好的成就和光明。

他說：在東南亞地區，有許多國家在從殖民地統治者手中獲得獨立後，則決定根除或壓制移居在這些國家的語文和文化。我們必須面對我們在地理上和人類上的地位。如果南大成為良好華文及最高華文學習及學識的標誌，則將使各地華人的地位更為惡化。蘇醒的中國，不但為東南亞

費贈送的。他們愛護南大的精神，是值得讚揚的。該室原有研習生制度的組織，凡是對於南洋問題，不論歷史、地理、經濟、教育等等有興趣的同學都可參加，據悉該室有研習生百餘人。經常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同學在研究室裏閱報讀書，研討南洋問題。為方便同學參閱圖書起見，該室工作委員會負責同學，早和主任及學校當局商討開放圖書的辦法，現在已按照圖書館閱覽室的辦法開放，相信對於同學的研究定有所幫助的。

人民所稱讚，也為他們所懼怕。你們應向東南亞人民顯示，南大不過是東南亞人民追求知識及真理的場所，它只是由華人建立罷了，那麼你們對這區域人民間的和諧與和平將有所貢獻。

在提問過程中，李總理認為要使南大成為一間馬來亞的大學，最簡單的做法就是馬大與南大合併，成為一間大學，自然會被星馬政府所承認，在原則上這兩間大學有合併的可能性，實際上要什麼條件或詳細條件則不能馬上回答。而對於合併後的教學媒介語的問題則認為：我們長遠的目標是把馬來語變成馬來亞的國語。而在過渡時期，則可用英語，對於合併後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華校中小學的教學媒介語將如何解決的問題，他認為可分兩方面來說：（一）在大學，如為科學、藝術可以用英語，華語必須留在華語研究中。（二）在中學，學生可以學一點英文和馬來文，大學可以用兩三種語文。

李總理認為在現階段，南大如要變成馬來亞學府，目標要收容所有馬來亞人做學生。

鼓勵以英文創作

英文研究會舉辦短篇小說比賽

英文研究會為着鼓勵同學用英文創作，特別舉行採用馬來亞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創作比賽，字數限定在二千至三千字之間。後來為着方便同學利用三個月年假的充裕時間進行創作，所以將原

定的日期延長至明年三月一日。目前，已經接到一些同學應徵的作品，相信明年將有更多的佳作參加比賽。

又悉入選佳作，將會被刊載於「南大火炬」。

「華惹」雜誌評論

南大出版物被禁事件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機關報「華惹」雜誌最近這期，曾就南大出版物被禁止在聯合邦銷行事，加以評論。茲將該短評譯述如下：

聯盟政府的出版物檢查政策顯然存在著令人費解的矛盾：「大學論壇」與「南大火炬」宣佈禁止，而「華惹」雜誌却准予自

由在聯合邦銷行。

要把南大英文研究會的會刊——「南大火炬」指為政治性的東西實在是很難的。但如果存心不良，却可以硬說它們確與政治有關，因為它們都表現了一個民族要用英文向其他民族表達意見的努力。而這正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目標，雖然在政治意義上說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後，在學生會外交部安排下，我們一行十餘名執委們第一次前往訪問了本坡工藝學院。

工藝學院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宏偉的建築物所自然導至的嚴肅而富有學術性的氛圍；而該學院的學生會執委們所給予我們的熱烈歡迎及兄弟般的關懷，將在我們往後的生活裏留下永遠鮮明的美麗的回憶。

在哪裏，我們大家雖是初遇，可却像是故交，一經握上手，雙方的心兒便打上個契結，任誰也解不開。他們，在大門口的小黑板上，特地寫上「歡迎南大同學」的中英文字樣；他們，以最高貴的熱情，描摹他們底心語；他們，用最爽朗的歡笑，驅除隔閡。還顧盼甚麼呢？就讓我們獻上心兒結心兒，以熱情還熱情，用歡笑報歡笑！

——於是，友誼的花朵，盛開在馬來亞春天裏的春天底園圃，青春的是更青春了！

看過了學院的立體模型圖後，在他們帶領下，我們拐

進了一間寬敞舒適的冷氣大講堂，裏邊有完善的電影放映設備。再上一層樓便是圖書館，我們瀏覽過圖書雜誌後，猶逗留良久。這也難怪囉，它是有冷氣裝置的呀！南大的圖書館要等到甚麼時候也可以裝上冷氣機呢？秋水已望穿好些回了。

訪問工藝學院 言圭

登上一層再上一層，我們終於極其高而駐足遠眺，港岸、輪船、海水……盡收眼底，對於一個寄寓南大，無日不仰而見山，俯而眺谷的我們來說，這海景鳥瞰該是更可珍惜了！

造訪學院的工場，真是新鮮帶有趣。在一座工廠式的

建築物內，分隔成許多間「小工廠」，我們穿過的就有石料間、木工間、機械間、汽車間、筒管器具製造間……名不勝名（有些我也不知該何以名之）。作為一個文科生，我生疏得很，不過却引起我想像學生們換上工作裝到這兒來將「知」見「行」的情趣。

走出了「工廠」，我真想也能像他們一般樣，動動手，實習實習。果然，沒落空，「動」是「動」了，可我是個讀文科的，「君子動口不動手」——原來我們的友人為我們設了一個「茶叙」。「茶」很豐富，倒壺的是肚子裝不了；「叙」很盡情，那怕我的英語是「不落根」的。

當大家興滿意盡、我們準備賦歸時，又是一連串握手，我們都說：

「在南大再見！」

讀者版

粗暴的批評必須制止

親愛的編者：

上一期出版的大學論壇，版位多，內容豐富，這是值得我們為編者的努力所取得的收穫鼓掌歡迎的。最近在「論壇」上討論當前重大課題——如民族，語言，文化等問題的文章也多了起來，更是一個好極了的現象。但是，當我讀了最新一期林振中全學所寫的藝術論戰的文章之後，歡欣鼓舞之情却又被蒙上一層暗影。我深深地為放射着民主精神光輝的「大學論壇」憂慮，如果讓這一類粗陋的論戰文章繼續出現在「論壇」上，我相信「論壇」的聲譽是很難不受污損的。

林振中全學的文章中出現了許多我們在普通的學術討論性質的文章看不到的字眼和措辭，諸如用「不知所措」，「問非所答」，和「強詞奪理」，「極端驚慌和疑惑」等詞句來形容別人的無能和攔托自己的利害！這種跡近「自我渲染」的態度，正不是討論問題所應有的態度。

把別人的意見一概斥之為「惡劣思想」，「可笑」，「極端笨拙」，「絕對無稽」，「可憐」，「絕大的無知」，「不堪一駁」，「落后幾千萬倍」，「混沌」，「語無倫次」，「太不像話」，「聳動視聽」……講這一類話已經不是什麼「討論」，而只是漫罵，嘲諷和攻擊吧了，用攻擊代替說理，用漫罵代替討論，這正如魯迅所說的：對真理的

探討採取這種態度的人，既非勇者，也不是嚴肅的戰鬥，而是意氣用事，無理取鬧。

把人家的意見一律看作是「破壞和污蔑」，是「輕狂舉動」，因而必須「無情地加以揭露」，必須「加以嚴厲駁斥和立刻制止」。這種以為自己「絕對」正確，別人「絕對」錯誤的態度，也是一點兒謙虛的味道都沒有的。它和我們所說的學術自由和探討真理的民主精神絲毫不能相容。

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種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對藝術問題的討論也是這樣。誰是誰非應該平心靜氣，虛心地探討，讓實踐去證明。切切不可以為自己的一定絕對正確，就是真理，別人的就一定絕對錯誤，就是謊言。

我們提倡態度誠懇的，說理的批評，反對態度衝動的攻擊性的批評，更反對以友為敵，敵友不分，立場顛倒的批評，在爭論問題時，如果首先就肯定別人看不懂自己的文章，把自己的文章看得這樣深奧晦澀，那爭論下去只是無謂的爭吵，徒然枉費心機而已。

有人說：自大和無知是一對孿生子，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只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稍微注意，就不難發現，懂得比較全面和透徹的人，總是謙虛誠懇，虛懷若谷和胸襟寬濶的人；反之，只懂得片面知識或半桶水的人，總是狂妄自大，胸懷狹狹和脾氣兇暴的人。

我常常想：雖然我們是幸運兒，是大學生，又是所謂「高等知識分子」，有一些人雖然在某些學科方面的研究和學習是有一定的成績的，但是，和我們所要求得的知識——作為一個現代的進步青年應該具備的學識，比較起來是還非常不夠的。這就要求我們放謙虛一點，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努力奮鬥，鍛鍊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便不能夠更好地為社會出力，為人民服務。講起來，我們最多也不過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不管個人的天份怎樣高，學習成績怎樣大，總還是有限度的。如果有了一知半解的認識就要以專家自居，就要蔑視一切，把自己的意見看成絕對正確，別人的就一定絕對錯誤，這種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態度無疑是會妨礙自己的進步的，學習的最大敵人就是自滿，不管是誰，只要他有一絲兒的自滿，他就會退步，就不可能接近真理。

現在長篇大論的文章多了起來，這也許是個好的現象。不過，我總希望作者們能夠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文風，文章長未必就是好文章。有些長篇大論不但文字上很晦澀，就是說理上也前後重複，東抄西引，斷章取義，如果再加上漫罵攻擊的字眼充斥紙面，那簡直是讓讀者活受罪而已。不過，要做到對讀者負責，作者本身的修養——謙虛老實，却又絕對需要的。這里，首先就要拋棄「文章是自己的好」這一

陳腐有毒的包袱。

談到文章，使我想到漫畫。上一期「論壇」上所登載的一幅漫畫，是不負責任的漫畫，用嘲諷來代替藝術的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就是不嚴肅的，我不知道編者為什麼要登這樣一幅漫畫。這幅漫畫本身也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阿Q要割去辮子，戴上「宋谷」，穿上馬來服裝，從情理上說，又有什麼不對呢？因此，它除了用簡單的諷刺來代替對複雜問題的嚴肅討論之外，根本就是沒有甚麼意思的東西。

從南大生獲取「獎學金」說起

偉人求諸己，庸人求諸人：求諸人者權在人，難期必得，即倖而得，亦是普通之榮，並非殊榮；求諸己者權在己，平素積有實學，不患人不知，一有機會，脫穎而出，此為最上最尊之榮譽，非普通之名位可比。

南大之求人承認學位事，紛擾多時；日前曾請外國五位專才，託其起草評議書，因其倉卒從事，糊塗塞責，不滿衆意；乃由政府另委本地七位聞人，重行建議，現在雖得當地政府承認，但外國各政府之承認與否，尚在未可知之列，此都為求諸人之事也。

但是實際問題，着重點還是南大之自身，即李總理所說「學生自己能力表現」，本身如有實學，何愁人之不承認；如其不然，雖得人承認，究有何多大作用？因此問題，是求諸己之事，重於求人萬倍也。

者番南大首期畢業生，初出茅廬，即乘美國獎學金各大學頒給之機會，有所表現，九名中佔了七位，此等優異成績，可稱榮譽之至。

即此，可見南大學生們，平

對學術問題的討論、爭辯本來是很有趣的，但是決不能讓討論、爭辯變成無謂的爭吵、漫罵，變成人身攻擊和無原則糾紛。而制止粗暴的批評，防止「論壇」變成「罵壇」，這一份責任就落在親愛的編者身上了。敬祝編安

忠實的讀者門外漢謹上

【編者按：「大學論壇」園地公開，歡迎不同意見進行自由討論，我們不同意對某一種看法加以制止。】

日能淬勵奮發，專心學問，今日纔能以實際行動，表現於外人之前，堪為南大吐氣，亦堪為倡辦人及林林總總贊助人吐氣矣，其不負世人之期望處，何待言哉！歡樂之極，不由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此為可賀者一也，星洲政府，誠不愧為賢明領導，能優先承認之，實行聘用之，助其氣而振其威，預知其必能成才，好像「知子莫若父」，「內舉不避親」者然，能識人又能用人，此為可賀者二也。

而今南大學生成績公開表現了，世界知道了，當地政府承認了，人已選用了，至於外國人之承認與否，任由他可也。

吾今可為首屆畢業生進一言，即是：求諸己者方無愧，求諸人者可不問，任其自然發展可也。

順此詠詩一首，以示衷誠祝賀！工拙不計，辭如下：

雲南國裏蟲覺宮，
薰沐春風化雨中，
四百賢才七特色，
化行南國慶成功。

謝傳新 十一月六日

大學生在建國中的任務

十月廿八日星洲日報刊載了南大「政治學會」與馬大「法律學會」聯合主持的關於「大學生在建國中的任務」的座談會紀錄，心裏浮起了一些感想。

從廿八日新聞紀錄中可以看出：大多數人都同意大學生應為社會服務為前提，在學研究方面，在政治和思想方面以及各項社會工作方面起先導的作用。

一般地說，這是正確的。然而，問題並不在這裏。一般的提「大學生在建國中的任務」是不難回答的。我們若把問題提得具體些，或者說聯系我們國家現階段的現實狀況和大學生本身的狀況來研究，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實際上解決上述廣泛的、很不確定的問題。當然，我這麼說，並不是（也不可能）在這裏談技術上的，個別的環節。

星馬社會的新形勢不是今日才形成的；它也不會長久停留在現狀上，必然要往前發展，在現有條件基礎上往前發展，我們國家的人民的意識和行動是新馬來亞國產生的重要因素。他們可以

加快或延緩這過程的速度。因此，我認為「大學生在建國中的任務」的問題，其實質就是大學生在馬來亞走向未來的路程中，是扮演積極的角色還是扮演消極的角色？是對社會進程起促進作用還是起延緩作用？也就是大學生是以改進社會為己任，還是另有別的其他甚麼特殊目的？（「建國」的概念也有討論的必要。）

有人主張，大學生應為提高學術水準，而努力為學術而學術。這是脫離現實的態度。這些人忘記學術的存在和發展是由於社會和人民的需要；同時，學術的最終目的也不可能是別的，只是為了社會的進展和繁榮。另一些人說，大學四年花了不少錢和個人精力，此後應該找一個好的、薪金高的職業。或者說，大學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與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不同，他們是超出一般人之上而自成一箇「清高的階級」。他們可以自由行動。也有人說，你看，許多人在一夜之間成為議員，大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為人民服務」，同時也

可以「榮宗耀祖」。這些都是追逐個人目的的人生觀。不管說法如何，表現的形式如何，抱着以個人目的為出發點的人，或遲或早都必定被我們的社會所拋棄。

大學生在建設新馬來亞國家過程中，應該也可能起積極的、先導的作用。

有人採用隱蔽的形式，多方阻礙我們祖國的進步，或企圖引導馬來亞走向危機四伏的未來。他們是缺乏馬來亞意識的人，為外國人利益服務的人，歷史將埋葬他們。另一部分人起着在目前是促進的但是消極的、極為有限的推進作用；一定時期過去了，他們也將被迫退出歷史舞台，成為歷史的渣滓。第三部份人在建國中是起着決定性的、積極的作用，建國的責任在現在和未來都負在他們身上。他們是馬來亞最誠實最忠心的効忠者。但三者在建國中却起着他們特殊的作用。這是我們國家現實情況的非常粗糙的概括。

作為一個大學生，以他們多年研究的積累是可以看出我們國

• 矢 •

家近向未來的三個根本不同的推動力，以及他們的本質、地位和前途等等。基此，大學們就應得出這樣的結論：大學生在建國中應投身於起決定作用的人們行列中去，扮演一個先鋒的角色。以自己的知識力量去協助那歷史真正推動者的任務的實現。

這一結論，與座談會的一般意見有着看似微小的但根本不同區別。因而，就有其不同的內容。大學生所以可能在各個領域內——學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起先導作用，不是因為他們是大學生；相反的，他們能起先導作用正是由於他們是新馬來亞的創造者。只有那些與從今日落後、不完全獨立的馬來亞變為明日世界、統一、繁榮的馬來亞這一過程緊密聯系起來，並用自己的知識積極為這轉變而服務的大學生，才可能是時代的先導者。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建國任務」的意義。

我們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星加坡在擺脫英殖民主義者統治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大學生都

參加的，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當時的社會轉向，而參加者有進步的，同時也有消極的乃至起反動作用的。有的知識份子超然物外，有的為英殖民主義者幫腔。只有像李光耀這樣的大學生才成為新時代的創造者。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得很多。今日，星馬已踏上歷史發展的新的與前不同的階段，擺在大學生面前的任務，只有那些認清我們社會的去向、具有為未來而忘我地工作的精神和具備各方面技能和知識的新人物才能去完成。

總之，要談建國的任務問題，首先要了解我們國家的性質和發展的必然趨向，自己的狀況，而後才有先導作用之可言。相反的，抽象的提建國的任務，將可能（實際上也發生過）混淆了積極的先導作用與延緩甚至於阻礙建國過程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區別。

當然，我們認清問題的本質後，並不等於可以很快的很容易實現它，或者在目前就可以直接去實現它。不能的。有許多客觀的和主觀的限制使我們不能這麼做。然而，無論怎樣，並不能改變問題的本質。

論馬來亞文化

——王恆——

文化的定義

首先讓我們明瞭文化到底指的是甚麼。文化，有各種不同狹義和廣義的解釋。從社會人類學上講，人類勞動改變了大自然的面貌，建造了房屋、舟楫、器具等等生活的必需品，並且在共同的勞動協作中形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組織。人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組織是在不斷的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物質文化隨著不斷地進步。從人類開始創造物質文化的時候起，就同時發展了精神的文化，爲了溝通彼此的思想，他們漸漸發展了共同的語言。他們初步瞭解了某些自然現象及這些現象間的彼此聯繫，這是最初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們也開始認識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係，這是最初的人文知識；原始的舞蹈、詩歌、神話、繪畫與雕刻，是人類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與欲望的最初的藝術創作；宗教和藝術反映了恐懼大自然的原始心理與世界觀。人的精神世界反映着大自然和人類所改造過的「第二自然」的存在與變化，人的精神文化隨着社會進步而日益豐富起來。所以文化是人類的社會勞動所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它具有物質和精神兩個互相聯繫的部份。任何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思想意識，科學知識，語言、文學、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雕刻、以及教育程度，都是和該民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裡的生產能力，經濟組織與社會制度息息相關的。

馬來亞文化是甚麼？

文化不是一種停滯的東西，它在不停地生長中，它有幼年、青年、壯年和成熟的時期；它和別的文化體系長期保持接觸，逐漸吸收新的影響，豐富甚至改變原有的內容。過去的文化 and 今天的文化有不同，將來的文化也必然有別於今天。惟有認清馬來亞文化形成的歷史過程，瞭解它和別的文化體系的聯繫，才能正確認識「馬來亞文化」的含義。

馬來亞文化經歷過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里它具有不同的內容和性質。我們可以大致上劃分爲四個時期：（一）原始文化時期。（二）馬來——印度尼西亞種族創造文明時期。（三）殖民地時期。（四）民族獨立文化時期。

歷史家可以告訴我們，馬來亞在遠古時代是種族遷徙的橋樑，一批又一批的種族從南亞洲經過馬來半島到達印尼群島和澳洲，有的在馬來亞停留下來，有的繼續前進，有的却被新的移民所驅逐。在馬來半島各地，考古學家發掘到許多原始人種所留下來的遺跡，譬如粗劣的薄石片，手斧、雷矢、箭鏃、石環、陶鍋等器具，這些東西使我們能夠粗略地認識古代人類在這個地區怎樣與自然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求得種族的生存與繁衍。這些最古老的種族有的已經滅亡，有的殘存至今天，仍留在森林中過着狩獵採集的原始生活，並且面臨絕種的危機。但是，我們應該肯定，這些原始人類是我們這個地區最古老的文化的創造者。

今日的馬來——印度尼西亞族的祖先是在公元前二千年移進這個地區，帶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他們散布在馬來西亞各地，逐漸學會了使用銅器和鐵器，逐漸改進了生產工具與方法，航海技

術和社會組織，他們創建了這個地區最早的文明。有些人否認這個地區在歷史上曾有過文明時期，有些人雖勉強承認這地區有文明，却特別強調這些文明完全是外來的。殖民地學者擅長於鼓吹一切外來的東西，特別是近幾百年的西方舶來品，抹殺當地人民創造文明的智慧與能力，他們的有色眼鏡導致他們對於這地區文明歷史的漠視與曲解。這種殖民地觀點是應該受批判的。從公元七世紀室利佛逝王國在蘇島興起到十六世紀馬六甲王國被葡萄牙殖民主義滅亡止，在蘇門答臘、爪哇、馬來半島、婆羅洲等地，有許多王國的興衰和朝代的更替，這些國家有完整的行政機構，法律和國家組織，和外國建立了密切的商業關係和文化來往。馬來語文逐漸孕育和發展，人民的藝術和口頭文學，他們的舞蹈、歌謠、寓言、神話，也在這幾世紀的生活中豐富起來，宮廷文學和藝術受到貴族階級的欣賞，由於這些國家與外國有密切聯繫，他們接受了印度，中國與阿拉伯回教文化的影響。在回教傳入這個地區前，印度文化對於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宗教、建築、語言、習俗、文藝都有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還一直延續到今天，中爪的婆羅浮屠正是印度宗教藝術和爪哇人民創造天才結合最特出的實例。回教在十四世紀傳入這個區域，根本改變了當地人民的宗教觀念。儘管外來的文化對於當地文化有深廣的影響，但過份強調這種影響，而抹殺當地人民的創造是不對的。這種文化的發展，是社會經濟脫離原始階段進入更高級的奴隸與封建制的自然結果，換句話說，是社會進化必然的歷史現象。外來文化固然大有影響，但它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支文化的真正基礎是廣大農民所經營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這支文化所接受的多方面的影響，說明當地人民並非關門自守和排外的，而是喜於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在這段時期裡，馬來亞和東印度群島還沒有政治界線的區分，它僅僅是整個馬來西亞中的一個單位，它的文化也是整個馬來西亞文化體系的一部份。馬來文化從它的母體分離出來，是近代東南亞政治經濟發展的結果。近代殖民主義者在這地區的鬥爭，是以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分劃爲結束，馬來文化於是沿着與印尼不同的道路發展。特殊的經濟政治條件和民族構成，形成了獨特的「馬來亞文化」。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殖民地原料開採和農園種植需要大批勞力，南中國與南印度勞工源源湧入本邦，改變了本邦的人口成份。巫人、華人與印人構成本邦主要的三大民族。華人除了提供殖民地廉價勞動力，同時建立相當穩固的商業經濟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華人人口的流動性很大，在戰後則穩定下來，成爲當地的永久居民。印度人職業主要也是勞工和經商，構成馬來亞第三大的民族。這種民族成份變化的結果，反映到文化上，就是馬來亞形成了三大民族文化體系，巫華印文化。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華族文化的發展過程。最初華人來到馬來亞是爲了謀生，沒有條件從事特別的文化活動，他們帶來自己家鄉的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傳統。當他們人數日漸增加，經濟條件略有改善後，他們便開始設立學校，當時的學校完全仿照舊中國的教育制度

，使用文言文傳授中國的語言文學，倫理道德，哲學思想和歷史。在戊戌政變失敗後，華人教育開始採用白話文並介紹自然科學。在華人的慘淡經營下，華文教育變成本邦主要的教育體系之一。華文報章和各種文化康樂團體，對於當地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華族的背後，是一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悠久的文化，華人所承接和發揚的正是他們所引以爲驕傲的固有文化。在戰後，華族文化中逐漸出現新的因素，以馬來亞作爲永遠的效忠對象的觀念在新的一代的思想中迅速培養起來，他們提出了文化爲馬來亞人民服務的口號，並且在文學藝術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績，雖然這種趨勢還只是萌芽，但它對於華族文化的未來有着重大的影響。

除了三大民族的文化以外，幾百年來的殖民地統治還造成了殖民地文化，這種殖民地文化受到官方大力的鼓勵和贊助。殖民主義者需要膠、需要錫、因此也需要符合殖民地利益的文化。他們利用各種文化教育機關和手段，來宣揚對於宗主國和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思想，訓練一批書記人才和殖民地行政人才。它造成殖民地人民嚴重的民族自卑感，使他們忘却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沾沾自喜於對西方文化的皮毛知識和一技之長，盲目拜倒在西方的生活方式下。黃色的，低級趣味的東西是殖民地社會的產物，它是殖民地文化另一方面的表現。在馬來亞各地泛濫的黃色的電影，書刊和報章，宣揚着自私自利的人性，宣揚着醜惡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宣揚着腐化的色情思想。這種文化造成人民精神的萎靡和墮落。殖民地文化在過去幾百年來受到扶植是很自然的事，但在民族獨立的今日，它正受到各族人民日益強烈的反對。

有的人把殖民地文化和西方文化視爲同義語，以爲人民反對殖民地文化就是反對西方文化，這是不對的，殖民地文化固然是西方殖民擴展所帶來的東西，但它不能代表全部的西方文化。西方人民曾經創造過，而且正在創造着無數豐富人類精神生活的偉大作品，他們偉大的科學成就是全人類寶貴的財產，馬來亞各族人民重視西方文化的優良傳統，並且積極學習他們偉大的文學藝術思想創作和科學思想與技術。馬來亞人民非但不反對西方的語言，文學，科學，藝術或技術，相反地，還要努力去學習它。當地人民所反對的不是一般的西方文化，而是造成人民精神的自卑感與敗壞性的殖民主義文化。西方文化，在過去幾百年來傳入馬來亞，和當地各民族文化發生接觸，它的優點被各民族文化所吸收，所溶合，這裡沒有所謂「衝突」。真正和各民族文化發生衝突的是殖民主義文化，尤其是殖民主義的文化政策。西歐文化，已經成爲今日馬來亞文化的組成部份，但它仍舊是外國的文化，和三大民族文化有別，和殖民主義文化也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看出，今日的馬來亞文化主要是在殖民地時期裡形成的。總結來說，這個時期的文化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馬來文化和印尼文化的分家，殖民主義文化和西歐文化的介入，三大民族文化的形成，馬來亞文化於是成爲各種文化體系的綜合。

民族獨立翻開了我國文化史的新頁，新生的人民將大力發揚固有的優秀民

族文化，積極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精華，同時擯棄舊時代的殖民主義文化。這個國家的文化正在進入一個急遽轉變的時期，殖民主義文化遲早將遭受擯棄，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將被吸收。三大民族的文化也要經歷歷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固有文化中優秀的，符合馬來亞需要的東西將被發揚，反之則將被淘汰；這種變化是一個吸收的過程，不僅是西歐，世界上一切優秀民族文化的成果將被大量地接受；這種變化也是一個溶合的過程，三大民族文化將在共同的繁榮中互相影響和溶合。這個時期還在開始，我們可以預言，馬來亞三大民族的科學的進步的文化，將在這國土上光芒四射。

所以，「馬來亞文化」在不同的時代裡有不同的意義。在原始史前時代它意味着石器文化；在馬來——印度尼西亞文明時代，它意味着古代奴隸和封建制的文化；在殖民地時代，它是殖民主義文化，西歐文化和三大民族文化的綜合；在民族獨立的時期，它是科學的，進步的三大民族的文化，我們正處在這個艱困的文化建設時期的開端。馬來亞三大民族的文化，在長期的互相接觸與溶合過程中，是有可能合成爲一種文化體系的，這種結合可能單獨完成於馬來亞的領土內，更可能完成於東南亞甚至於世界範圍的基礎上，我們不妨把這時期稱爲「三大民族文化溶合時期」，但可以肯定，這個時期離今天還很遠。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馬來亞三大民族文化將繼續平行發展，互相補充，彼此影響，共同繁榮。

發揚固有的民族文化

馬來亞三大民族的固有文化都是古老的，具有無限豐富的內容的。各民族人民應該充分接受自己民族歷史上所取得的優秀文化成果，並在現有的基礎上去提高。直到現在爲止，馬來亞各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還沒有被充分發揮，這種現象完全是由於殖民地統治的結果。殖民主義者的文化政策，是壓制各族人民的固有文化，並以清一色的殖民地文化來取代它們。在這種文化政策底下，民族文化的發展遭遇到種種巨大的困難，這是民族文化不能健全發育的根本原因。譬如說，馬來文化在殖民地統治時期根本就處在一種停滯的狀態，馬來教育完全被忽視，馬來語文由於沒有得到應有的扶植，也逐漸在衰退中，而華族與印族文化所受到的歧視，是衆所周知的歷史事實。

所以，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和民族獨立與政治自由絕對分不開的。只有徹底剷除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實行符合民族自尊與民族獨立利益的文化政策，民族文化才能開出千千萬萬美麗的花朵。世界上許多落後的弱小民族，都曾經受到外來者的壓迫，但他們艱苦卓絕的長期奮鬥贏得了祖國的自由，他們民族的天才從桎梏下得到解放，他們的文化發射出燦爛的光華。他們的道路，爲我國人民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馬來亞已經得到獨立，而新加坡也已獲得自治，民族文化開始有了復興的跡象。馬來語正式成爲馬來亞的國語，第一間馬來中學設立了，馬來語文局在普及和提高馬來語方面正在做着特出的工作，去年舉行的馬來語文大會是馬來文化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馬來文化，經過幾百年殖民地統治時期的冬眠，開始蘇醒起來。我們對這種現象感到無限的快慰，並且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下轉第六版）

「東南亞的奴役關係」(Human Bondage in Southeast Asia)一書係在「太平洋關係學會」(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贊助下出版者，著者布魯諾·拉斯格(Bruno Lasker)，廣泛採用了官方文件，個人回憶，寫出東南亞地區內，從古至今，廣大居民所體味到的失卻自由的痛苦。雖然，今日此地域裏的奴隸和農奴的痕跡已逐漸減少，但他們在舊日帝王統治者和殖民地統治下所忍受的辛酸，依然存在著。無可否認，奴役現象仍在一種偽裝的外表下出現：例如，剝削性的高利貸，逼使負債者賣身為「債奴」；為國家服務的徵兵制，墮落為為私人利益的服役；百萬人民不能自由地組織起來，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東南亞奴役關係的各種形式的源流，它們的現狀和趣旨；諸如此類的社會本質，實是研究東南亞社會變革潮流所應有的認識。

『東南亞的奴役關係』

■ 衆 萌 ■

在東南亞的每個角落裏，我們不難看到過着「從手到嘴」(From hand to mouth)的貧困生活的人民，但他們在部落裏仍保持着「一貫的融洽和平等」。這區域裏存在着某種現象，說明民族集團在某種形勢之下，如何向那力量比他們優越者獻媚；另一種則具有獨立性格，善於維護自己。社會學家Lester F. Ward先生認為：歷史上的奴役關係係產生自戰爭和征伐扭至人類正常關係的時候。凡是有奴隸的地方，那裏就可能有一種階級組織，諸如婦女成為男性的附屬品，軍人階級在社會上實施道德規律；土地擁有權和人力的控制，操諸特權階級的手中(見Pure Sociology P. 295)。奴役關係並不是一個孤立現象，而是醞釀於複雜社會因素——並且常常追溯到戰爭。

所謂奴役關係，實與人類其他形式的束縛不同，它即是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制度對於某人主權的擁有，包括饋贈和買賣的處置權利。東南亞的奴役關係，自古以來就被視為社會系統和文化創造中所具有的一部份，它原是從社會分工制(Division of Functions)演變而來的(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P. 234)。

甚麼是東南亞奴役關係的構成因素呢？布魯諾·拉斯格先生認為，如以整個東南亞不同人口和社會環境來說，一個人會成為被奴役者，有着下列五種原因：(一)戰爭時俘獲者，包括部落間的戰事；(二)定罪為奴者；(三)劫奪而來者，他們多數由海盜和職業「賣者」，以及後來購買賣所造成；(四)父母的鬻賣兒童，或是族長的售賣孤兒；(五)作為償債者。最後一種不會追溯得很遠，因為它所牽涉到的私有財產制度，在原始社會裏根本不存在。

雖然世界各國在法律上已明文廢除奴役關係，然而，它的延續仍是新穎的事實，它存在於許多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外表形式。這裏有三個原因。在腐敗政府統治之下，法律不能深入窮鄉僻壤，或是社會組織中隱藏着的角隅。抑有進者，當人民面對着飢餓威脅的時候，孩童的鬻賣幾乎是認為急需的；在一些國家裏，甚至有專門組織來幹這違背良心的勾當。此外，法律上的禁令——似乎能夠改善社會道德，卻不能導致社會面貌的真正改善。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思想，雖產生了人類的自由觀念，然而，新法令和制度的條文，祇是舊社會

關係和姿態底下的一層薄薄的修飾，它仍繼續在決定人類的行為。

話說回來。布魯諾·拉斯格先生是東南亞歷史和社會問題專家，早年曾著有三本有關於東南亞的論著：Asia on The Move (1945)；Peoples of South East Asia (1944)；Filipino Immigration (1931)。他現任聯合國社會經濟會議奴役關係問題專家委員會的委員(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Slavery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著者筆下的東南亞各國奴役史實，包括印度支那，暹羅，緬甸，馬來亞和英屬北婆羅洲，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諸地域的農奴、工奴、債奴、强迫奴役、和現代企業的勞工關係；本書內容雖以西方殖民地主義伸進以後的期間較為詳細，但著者對於殖民地統治所造成的罪惡，毫無保留地赤露出來，這種不偏不倚的治史態度，委實值得讚賞。

論馬來亞文化

(接自第五版)

來，不只有更多馬來中學的設立，甚至有馬來大學的建立；希望這個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和她所有潛在的知慧，都能在民族獨立的黎明中像鮮花一樣地怒放。

民族文化要從受輕視，凌辱和壓迫的地位中解脫出來，獨立國家需有一套和殖民地文化政策堅決分裂的，符合民族尊嚴的開明的文化政策。馬來文化應該受到鼓勵，華印文化也同時應該受到鼓勵。華印文化從兩千年前開始就已經和當地文化接觸，這種文化接觸充實和豐富了各民族的固有文化。既然巫華印文化兩千年來能互相交流，幾百年來能在馬來亞國內和平並存共同發展，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巫華印三大文化體系在將來會有矛盾和衝突。馬來文化的繁榮會促進華印文化的發展，華印文化的發展也會反過來促進馬來文化的繁榮。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在彼此觀摩學習，互相取長補短的過程中，一天比一天結實，崇高而優美。任何以提倡某一文化為藉口對其他民族文化加以抑制的做法，都有損於文化，有損於民族利益和各民族友誼，有損於國家前途。馬來亞文化真正的繁榮，應該是三大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不是跛腳式的單一民族文化的繁榮。華、印文化在過去的遭遇是和馬來文化一致的，我們希望在馬來亞獨立的今天，華印文化能夠和馬來文化一道，受到國家的扶植和鼓勵。

關於「馬來亞化」

創造「具有馬來亞氣氛」和「以馬來亞為背景」的藝術這口號，正在受藝術界人士的重視。有部份文化界人士更進一步提出文化的「馬來亞化」的問題。這個口號的提法是否適當，還是尚待商榷的。由於目前相當普遍地流着一些對「馬來亞化」文化的錯誤觀念，我想對這個問題發表我的看法。

有人以為，今天華族與印族的文化基本上是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的延續，是從中國與印度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文化系統，有許多方面是和馬來亞無關的，因此，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應該拋棄他們的固有文化，重新創造一種符合當地環境的文化。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因為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脫離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而存在，沒有一種新文化可以

脫離舊有的文化而出現，只有重視固有文化的優秀傳統，並且加以發揚光大，才能創造新的文化。

另有人以為，「馬來亞化」就是「馬來化」，一切非馬來文化都應受排斥。他們忽視了馬來亞是由三大民族所構成，忽視了馬來亞文化主要是三大民族的文化。馬來文化固然是馬來亞文化的主要構成部份，而一切忠實反映華印民族的需要，並被他們所接受的文化，又何嘗不是「馬來亞化」的文化？

還有人以為，既然要提倡「以馬來亞為背景」，「以馬來亞為對象」的文化，外國文化可以不必重視。換句話說，大可閉門「馬來亞化」。有的人甚至更進一步，在「馬來亞化」的名義下，排斥外國優秀的文化。如果按照他們的辦法做下去，很自然地，馬來亞文化將會萎縮和衰亡。在今日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能夠孤立存在，尤其是馬來亞文化，和印尼，印度與中國文化有血肉的聯繫，它應該胸懷寬廣，門戶大開，歡迎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文化一齊進來。

「馬來亞化」口號的提出，姑且不論適當與否，是當地社會變動的反映，而更主要的，是馬來亞文化發展過渡時代的反映。華印兩族是比馬來族較遲來的民族，他們在當地居留的歷史還很短，和中華民族與印度民族還有千絲萬縷的文化聯繫。另一方面，馬來亞特殊的社會環境，逐漸形成他們新的傳統，新的特色，新的習慣，新的心理狀態。他們正朝向一條獨立的道路發展，正在形成獨特的民族形式，這種變化反映到文化上，他們自然要求一種能夠表現他們在馬來亞的生活的，有強烈的馬來亞色彩的文化形式與內容。正如當英國人民遷移到美洲大陸時，帶去傳統的英國文化，但他們能夠脫穎而出，創造獨特的北美文化。「馬來亞化」的含義，就是要尋找符合馬來亞環境實際需要的文化內容，創造適應馬來亞民族特點的文化形式。這的確是當前迫不容緩的文化任務。我們以為，這項艱巨的工作，只有在尊重固有民族文化傳統和虛心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精華的先決條件下進行，才能獲得結實的優良的成果。

關於三大民族文化溶合

我們主張三大民族文化應共同繁榮，彼此溝通，豐富我國各族人民的生活並加強各民族間的友誼團結。馬來亞三

大民族的文化，代表亞洲地區三大文明，一旦匯集在馬來亞的國土上，只要能夠長期在和平的環境和自由的氣氛中成長，互相交流和影響，是一定能夠向世界發出燦爛的異彩的。

我們相信，各民族文化的長期接觸，最終結果可能溶合成為一支更豐富，更優越，更高級的文化。歷史上並不缺少這種先例。這種溶合是一個歷史過程，受歷史法則所支配，不是任何人的主觀願望或矯揉造作所能做到的。馬來亞三大民族文化在未來自然會有溶合的一天，但這絕不是幾十年的事情，而是一個遙長的歷史過程。馬來亞三大民族文化的溶合——中華文化，印度文化與馬來——印尼文化的溶合是分不開的。只要冷靜地估量三大民族目前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思想和心理狀態方面的距離，以及目前暫時還存在着的民族問題，我們不難得出這個結論：三大民族文化溶合的時代，離現在尚遠。

所以，對於三大民族文化的溶合，誰都不必去為它操心，讓歷史無可阻擋的力量去完成這個過程吧。拙劣的人工揉合，只能做出非驢非馬四不像的拙劣貨色。文化工作者目前所應孜孜不倦地努力的，不是三大民族文化的揉合，而是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繁榮，以及彼此之間的互相溝通與彼此學習。

虛心學習世界各國先進文化

世界正邁步走進原子能、自動化和征服太空的時代，而我國的文化還停留在極端落後的殖民地階段。我們必須虛心學習世界各國科學的，先進的優秀文化；提高我國的文化水平。

科學和技術的教育應該受到大力的提倡，根本改變我國在這方面的落後狀態。殖民地主義者所需要的是膠和錫，以及商品傾銷的市場，他們對於發展工業，改善農業，全面發展國民經濟是毫無興趣的。我國正開始走上獨立發展經濟的道路，需要大批科學與技術人才。科學和技術的教育應該和我國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為我國經濟繁榮而服務。我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使我們深切感到必須虛心向世界科學先進的國家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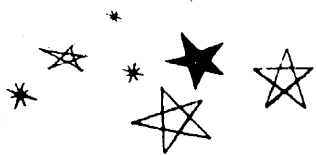
馬來亞文化從遠古以來就和世界各種文化不斷地接觸，並且吸收他們的優

點，這種傳統應該加以發揚光大。我們不希望，在一個國家獲得獨立以後，反而實行一種狹隘的，關門自守的文化政策，使人民處於孤獨的窒息的精神狀態中。馬來亞應該把門戶大大地打開，歡迎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化一齊進來。馬來亞和世界許多國家的政治制度有不同，但政治制度不同是一回事，文化交流又是一回事，不能因此而排斥他們的文化。你可以儘量咒罵德意志的希特勒，你却不應該因此仇視貝多芬和歌德。世界正趨向文化日益緊密的溝通與溶合，獨立主義的文化政策是一種陳舊不堪的落伍的東西，應該遭受無情的唾棄。

馬來亞文化還在開始學步，嘗試走上獨立的途徑。它和印尼文化，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還保持血肉的親屬關係，而這幾支文化在發展程度方面都遠遠超出馬來亞之上。無論是印尼，中國或印度，在今天和馬來亞在政治制度和國際關係上都有很大的距離，但這絕不應該成為文化交流的障礙。這種文化交流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譬如說，馬來語文大會在印尼專家學者的協助下，做出馬來語和印尼語的統一與規範化的決議，這個決議對馬來語文的前途有着重大的意義。馬來亞不只能夠在語文方面向印尼學習，在國家教育，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都能向印尼吸取許多寶貴的經驗。馬來亞是個年幼的國家，她好像一個孩子，只有在母親的哺育下，才能快快成長。一個不願意向別人學習的孩子，就算長大了，也還是一個傻子，最近馬印友好協定的簽署，和馬來亞與印巴關係的改善，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馬來亞能夠和有關各國建立更密切的文化交流。

結語

世界上各民族人民，無論強大或弱小，都有他們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都會對世界文明和全人類的精神生活作出獨特的貢獻。馬來亞文化在今天雖然還很落後，但馬來亞人民是富有無限豐富的智慧與創造力的，只要他們能夠擺脫長期的政治與經濟的桎梏，擺脫一切束縛他們的創造性的勢力，他們一定能建立起世界上最獨特的，綜合三大民族文化的優秀的馬來亞文化。我們相信人民的創造力量，我們相信馬來亞文化的光明前途。



年青的朋友，
請你告訴我；
在這充滿着陽光的生活裡，
你曾經幻想過甚麼？（註）

也許你在霹靂州的錫礦山，
爲馬來亞發掘了無窮無盡的寶藏；
也許你在東海岸的膠園裏，
不斷地提高樹膠的質量；

也許你在遙遠的國度裡，
把馬來亞的光榮帶到遠方；
也許你仍在學術疆場上，
閃閃地發出絢爛的光芒；

也許你在馬來亞的詩壇上，

誦起了那震撼人心的詩章；
也許你在山明水秀的學校，
積極地培養國家的棟樑；

也許你在金馬崙的高原上，
參加建設巨大的水電廠；

也許你在維多利亞劇院，
演出人們喜愛的舞蹈和歌唱；

也許你在新聞界服務，
把故鄉的喜訊傳到四面八方；

也許你在國際的運動會上，

爲可愛的馬來亞吐氣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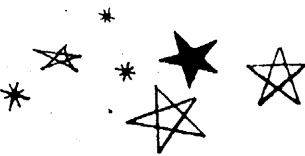
你們的道路是多麼漫長，
風風雨雨無刻不在阻擋；
鐵要鍛煉才能變成鋼，
風風雨雨使你們更堅強！

從檳榔嶼到關丹，
在這馬來亞遼闊的土地上，
需要你們勤勞地耕耘和開荒。

在赤道上洋溢着花香，
青年是一股偉大無比的力量，
把青春獻給馬來亞！
你聽呵，這聲音多麼响亮！

年青的朋友，
請你告訴我：
在這充滿着陽光的生活裏，
你曾經幻想過甚麼？

（註）李季：「生活之歌」的楔子



把青春獻給馬來亞

——獻給南大第一屆畢業生——

■ 谷 衣 ■

赤道上的夏天

孟仲季

赤道上的太陽是火熱的，赤道上的人民的心也是火熱的，雖然沒有夏天，我們却能感受到夏天的焦躁和窒悶，雖然沒有播種，我們却能熟曉這是耕耘的季節。赤道上的雲是烏黑的，赤道上的風是燥熱的，當人民內心的氣壓變化時，天空從昏濛的雲團裏露出晴朗的和藹的臉龐，驟雨也開始下降在這乾涸龜裂的土地上。是的，人心就像是一把野火，迅速而又兇猛地燃燒着，無情地吞噬着周遭醜陋的腐化的一切。是的，人們將在火葬中回味過去一連串日子的苦難和種種生活的艱辛，現在，一把火，一把火就結束了舊日朽爛的殘餘的生命，決定了未來充滿着新希望的運命，人們將在冒着殘煙的廢墟裏重新建立起他們久已所渴望所希求的全然簇新的幸福家園。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海島，我們的河水是溷濁的，我們的汗水是鹹澀。然而，我們的靈魂是高貴的，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我們的手是潔白的，沒有血跡，沒有腥臭！在狹小的土地上，我們有黃色的赤色的黑色的不同膚色的民族兄弟，大家說着各自不同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種族優越感，沒有種族歧視，有的是相互間的了解和關懷，這種偉大超越的力量所築成的堅強城堡，不是外人的任何挑撥離間所能輕易擊潰的！今天，人民的心和手早已混凝早已熔煉成了一串大環，那麼和諧，那麼緊密，那麼令人感到榮耀與驕傲！

過去，我們是愚蠢的一群，滿足於既存的現實，雖然患病，不敢呻吟，雖然苦痛，不敢叫喊

，在昏懵中生活，只知溫飽，不求發展，以爲太陽會在晨雞的啼聲中自動地照耀着大地，而不知黑夜是要用自悟的吼聲去嚇跑的！時代的巨大的號角吹醒昏睡中的人民，智慧給予勇氣，生活給予力量，我們不再是被人痛打，不敢還手，被人詐騙，不敢報復的懦弱的一群了。我們已經挺起軀體站起來了，隨着時間的大鼓的齊整劃一的節拍健步前進，我們本是啞啞薄弱的聲調却高唱起豪壯的新生之歌！

不錯，「在一切都壞的地方，去知道那最壞的，一定有很大的好處」，我們誕生在一片落伍的土地，長大了，呼吸着社會的罪惡的空氣，可是我們分辨得出誰是敵人，誰是友人，我們看穿灰色的垂亡和紅色的閃耀，我們非常清楚天使是如何地笑，魔鬼又是如何地笑！在上帝的面前，迫害、屠殺，到底有甚麼用？彩虹是美的，我們並不喜愛，夕陽是迷人的，我們並不依戀，對於一個望渴昏迷的巨人，甚麼東西更加切要，是牛奶呢，還是水？

我們哭泣，是因為高興，我們高笑，是因為憤怒，在自由被褫奪的桎梏式的長期生活中，我們學會了忍受，却更學會了喘息！因為我們怕的是水，不是火！

來了，來了！五月來了！那夏天的五月，五月的夏天畢竟來了，因為我們終究不是生活在愚人園裏的蠢豬！看啊，到處是人，到處是頭腦，到處是激動的眼，到處是緊握的拳頭，久藏的呻吟終於轉化成吶喊，不是叫囂，不是哭鬧，更不是歇斯里的突發性的呼號！聽，聽，那是甚麼

聲音？好像是尼加拉瓜瀑布的直瀉聲，好像是泛濫的黃河的大水衝破堤岸的決裂聲。轉過頭去，

聽，聽，那又是甚麼聲音，好像是荒野的走獸被獵伺等待的獵人的突然瞄準的射擊聲，好像是在黑夜獨步的夜行人被不知名的蒙面盜的暗算的慘叫聲，聲音愈來愈大，彷彿是成千成萬的敵人持鎗衝鋒的肉搏聲，彷彿是古埃及被強迫趕築金字塔的奴隸的呻吟聲，又彷彿是古羅馬時代的戰敗俘虜被當作戰利品解歸時的軍士的無情的鞭笞聲，聲音怎麼這麼多，這麼嘈雜，就連最新派的無調性多調性音樂也要感到喫驚！不是戰爭，却有坦克車的馬達聲，不是反叛，却有群眾的吶喊聲，於是時間停止了它那永無休止的馬拉松式賽跑，世界暫時恢復了混沌時代的迷濛，沒有色彩，沒有聲響，沒有火花……

不錯，在我們的國度裏，五月是個極不平凡的月份，多少人驟然喪失了可貴的自由，多少財產被無端地損失，像一個爲炮火所轟炸過的城市，到處是敗壞的建築物，到處是燒焦的刺鼻的氣味，像一個被毒蟲遍身噬咬的瘦弱的病人，困憊的軀體和精神亟需長期安靜的休息和細心的調養，讓時間的醫師來慢慢診療那無法一時痊癒的雜症。

於是時代彷彿倒退了幾個世紀，宇宙愈發空漠和虛幻。然而，緘默不是屈服，睡低不是死亡，革命的前夕不是騷亂，而是安祥，數年的靜止恰好証明了醉漢終有清醒的一天，浩瀚的大洋的最底層正醞釀着再一次狂暴的海嘯！

火山是不會在陰寒的冬天爆發的，正如霜雪是不會在酷熱的夏天下降一樣，月球慢慢地向着

地球，地球慢慢地自轉，同時細心地向着太陽公轉，不是在期待着月蝕或日蝕，而是急切地盼望着五月，那夏天的五月快快地到來，因為五月是會在人民的焦急的心情中迅速飛奔而來的！有人說五月是青春的戀人，那麼活潑，那麼熱情，那麼逗人憐愛！五月的擁抱和親吻是最熱烈的、最興奮的，呵，有誰不在伊的愛情中軟化、流淚，以至於啜泣！以後是歌唱，是舞蹈，是瘋狂！

不！不！五月是駱駝，拖着瘦長而又沉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向綠洲，五月是酒徒，雖然酗酒，並不頹廢，五月是普羅密修士，忍受着大鷹的殘喙而不妥協不屈服，五月是赫丘利斯，對於他，毒蛇不過是毛蟲，犀牛不過是羔羊！五月是浮士德，不是不滿足的靈魂要求滿足的浮士德，不是追求肉慾享受的年青的浮士德，而是全心全意地忘我地爲全民求福利的晚年失明填土的浮士德！呵，五月是阿坡羅，是宙斯，是羅丹，是貝多芬！

朋友，你一定不會輕易忘記五月的最後的一天吧，那不是使人激動，令人鼓舞的一天麼？烈日和雨水阻擋不了千百萬人民親身迎接即將誕生的自治邦，久長的排隊等候並不能減低廣大群眾的投票熱情，不是麼，國家沒有自由幸福，國民怎會有自由幸福？想想吧，在夜晚，在數對的閃爍着奇異的光芒的眼睛，無數顆的劇烈跳動的心，在廣場上，在燈光下，在無數的標語無數的旗幟下，呵，這不是最好的電影特寫鏡頭麼？時間証明了歷史的隊伍終究是朝向正義的道途邁進。自然，你也不難想像，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年齡的人們此刻正在坐在收音機旁，緊張、焦急、不耐煩的神情不就像是初次赴約的青春戀人，不就像是初上戰場作戰的新兵？這一切，如今回想起來，可不真像是昨天的事

麼？有人說對於過去的事，我們不應該擁有過多的懷念，因為這會使我們一時沉湎於一種慾望滿足的情緒中，由此模糊了眼前的事態，緩慢了今天的工作。我們不是情感主義者，我們不是斯多噶學派的信徒，我們不想做偉人，只想做一個平凡切實的人，爲獨立國的誕生做一點點該做而又能做到的工作，我們不敢把自己比作國民的救主，新國家奠基者，我們喫得飽，也要使別人也喫得飽，我們擁有，也應該把歡笑分送給沒有歡笑的人們！

我們喜愛夏天，因為赤道上只有夏天，我們不怕夏天的酷熱，因為只有熱才能激動起人們的激情，而我們要的是火熱，不是郁熱，同時我們並沒有因為夏天的燥熱而失去理性。有人歌唱夏天的歌，有人描繪夏天的畫，有人暢跳夏天的舞，而我呢，我只希望能寫作夏天的詩。

今天，就在今天，用我們高亢的歌聲，把「馬裕拉新加坡拉」的大合唱，通過無線電傳送到世界各國的人民的耳朵裏去吧！

不平凡的日子，應該由不平凡的人物來描繪，而我，一個極其極其平凡的青年，在新生的自治邦的母親面前，不禁變成了一個侏儒，我所能呈獻的，只有一句話：

『母親呵，如果你要我的心，你就拿去吧！』



臨

別

雜

感

(一)四年的大學生活，轉眼間已成了一片回憶，盡管理智是人類生活的明燈，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在這離別的前夕，每當更深夜靜入睡之前，思潮老是翻騰起伏，過去的一切，一幕幕地搬上思想的銀幕，隨之而來的是多種多樣的情感，這兒有歡欣的微笑，有微漠的感傷，有自羞的臉紅，更有苦惱的追悔。

世上最無情的莫過於時光，它敏捷的雙手一秒一秒殘忍地奪走我們的青春。也正因為這樣，世上頂

大的浪費，莫過於浪費時光，聰明人之所以聰明，就在於他善於同時間賽跑。我的懊悔不是甚麼，而正是因為跑得太慢，白白讓無情的光陰無償地奪去我一份青春。我現在常想，如果我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我將如何珍惜我的時間，如何有效地利用我的時間啊！

然而時光究竟是一去不復返，轉眼就要離開親愛的同學和南大，我很遺憾不能留下甚麼值得珍貴的紀念品，只能留下這麼一點點不足輕重的雜感。

(二)人似乎常常是要碰到考驗時，才會猛省，才會自覺。我將要離開學校，我將要把我所學的拿出來運用。可是我拿得出甚麼知識甚麼技能來呢？我覺得能拿出許多東西出來，可是我又覺得既零碎又抽象。我與其說是個專材，不如說是個不很通通的通材。也許通材并非沒有用而且需要的，然而，專材是更為切實有用，因為現代社會是個分工精細的社會，只有專於某種知識和技藝

，專於某種行業的人，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但願南大同學往後都成為通情達理的專材，而不要成為既不專又不通的「半桶水」的人材。

(三)在馬來亞這樣的多種語文社會中，普通人如果只能使用一種語文，在社會生活上尚且常會感到不便，如果一個從大學畢業出來的高等知識分子，也只通曉一種語文，那他的事業範圍，就要受到莫大的限制，他的社會影響也也只能限於一定範圍內。華教知識分子歷來所遭受的委屈，所感到的煩惱，就是吃了只懂一種語文的虧，雖然他們有滿腔的愛國思想和熱情，時時準備着要為國為民服務，但只有華語社會理解他們，其他語文社會却不了解他們，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

要達到某種目的，必須要具備有適應的手段。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這個道理。在馬來亞這個多語文的特殊社會中，誰要做社會的領導分子，誰就得至少通曉兩三種語文。大學生如果要出來領導社會，如果只懂得一種語文，是會遇到極大的不便的。另一方面從學術研究的觀點來看，多懂得一二種語文，將會大大地擴大一個人的知識領域。我非常後悔，我沒有充份利用在校四年的時間，真正學通另一種語文。

目前馬來亞的大學教育的教學語文，可說是華語和英語兩種。南大的同學，為了適應將來事業和學術研究的需求，應盡可能利用在校時間，學通另外一種語文即國語和英語，這是現實的要求，這與投機取巧毫無關係。反之，你掌握了語文工具，本着你的學識和熱烈的愛國心，誰要是再輕視你，你可以跟他一較高低一決雌雄；誰要是含血噴人，蓄意污蔑你，你可以不致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而義正辭嚴地加以駁斥，而且不僅僅是這種消極作用，更積極的是你要用你的聲音，把真理傳播給廣大的使

用不同語言的人民，喚醒他們為馬來亞的繁榮和進步而共同努力。

(四)四年的大學生活，如果你漫不經心地對待它，它會在你感到一無所成的感覺中消逝去；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愛惜它，那麼四年的時間也不算短，只要你堅持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那麼無論學作人，學作事，學作學問，你下多少功夫，你就有多少收穫。

能夠作為大學生，能夠在雲南園中過幽靜的讀書生活，無論你有多少煩惱，無論你有多少不滿，你還是幸福的。大學教育，是社會沉重的負擔，大學生是社會高等的消費者。所以大學生是社會的債務人而不是社會的債權人，所以他不應只想向社會要求甚麼，而應想想能向社會貢獻些甚麼。

(五)南大既然是適應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當然也免不了受社會狀況改變的影響。今日南大所面對的複雜問題，基本上是我國現階段文化教育語文問題的複雜性的反映。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依據漸的環境，採用相適應的辦法才行。

大學的任務，主要的是為國家培養建國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材，大學存在的價值的高低，就要以它完成這一任務的程度來作衡量的標準。衡量南大價值的標準，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只要南大切切實實地是在為國家培養人材的建國人材，南大是真金不怕火，自然而然會有它的價值，會有它的前途。如果南大還沒有作到這點，那就必須自我檢討，對症下藥，重振旗鼓來完成它。

要完成這培養建國人材的任務，南大必須要有能幹負責又了解本國情形的策劃和行政的中心人物；必須要有能切實有效教導學生，給學生以對馬來亞建國有實際用處的知識和技術的教師；必須要有充足有用的圖書設備。南大必須馬來亞化，南大應從一間華族的大學，逐步發展成一間各族學生兼收并蓄

的大學。

南大是馬來亞文化資產的一部份，無論如何它是值得珍貴的。人人有權利批評南大，人人更有義務協助改進和發展南大。

(六)再過一個多月，首批畢業生就要和社會見面了，他們就要受真正的考驗了。這難免令人有點擔心。到底我們所學的對於實際工作，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嗎？也許能也許不能。不過社會是一所比南大多得多的大學，那麼就讓我們向社會大學學習，只要我們謙虛認真，苦學苦練，我們是能學會足夠的知識和技能的。如果再加上做事負責、品德優良，又富於事業的創造性，那麼南大所教化出來的學生，應該不會使社會失望。

至於待遇的高低，我們大可不必斤斤計較，先求服務於社會，再講私人的利益。其實，當社會上充滿着失業的人羣，勞動大眾的生活水準相當低下的時候，大學生要求高高在上的生活享受是不很應該的，應該的倒是盡一分力量促使我們的社會經濟繁榮發展，讓大家都過快樂富裕的生活。

可悲可惱的是，我們來自長堤彼岸的同學，畢業後走出校門，回到自己的祖國和家鄉之後，將要被視為外國不合格大學的不合格學生，就業機會成了問題，他們的祖國似乎不需要他們服務。然而年青的朋友，雖然你被冷落被忽視，你可不要悲傷，你可不要失望。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你向你的祖國效忠，能夠阻止你向你的人民效勞。精誠所到，金石為開，用你的耐心，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行動，證明你的價值，證明南大存在的價值。

■秋生■



漫談漫畫及其他

·張瑞揚·

論壇上期發表阿Q的漫畫「這是藝術『創作』嗎？」，讀者對這組正在爭論藝術創作問題時發表的漫畫，感到特別重視，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說刻畫得非常切合，抓住了癥結；有的看了心情很沉悶，說它不知道要解決些什麼問題。我以為只要讀者們多看它幾次，然後結合現狀加以推想，自然可以看破問題，說明道理。

大家都同意，我們所有藝術創作（包括漫畫）都是為了群眾——藝術作品是要給群眾看的，是要為群眾的需求而創作的。因此我們的藝術家只有面對讀者，嚴肅對待讀者的意見，藝術作品才能和讀者的思想感情起共鳴作用，起着深遠的影響。因為藝術家的任務是認真不倦地教導讀者，鼓足他們的信心和決心，指引他們奮鬥的方向；萬萬不是有如拿着刀斧在群眾面前耀武揚威，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問題，以為只有自己的才夠標準。因此，一件漫畫的好壞，必須從它的效果來看，看它能否發動力量推進「運動」，看它能否發揮作用解決問題，看它能否正確地說服

讀者。

漫畫有自己的特性，它的戰鬥特點，是掌握住諷刺的形式，也提出正面的問題。它的意圖在思想喚醒和教育讀者，但另一方面却主要是在打擊敵人，并削弱其氣餒，不讓它生存。這樣，我們的漫畫家不但要有藝術技巧的修養，而且重要的必須有高度的思想修養；能對複雜的現狀有明確的認識，能夠分析和抓住現狀中問題的關鍵。如果我們的藝術家在思想意識上受到局限，生活脫離了社會矛盾和變化的實際，片面看待實際問題，並且把它簡單化起來，藝術家就不能成為出色的戰鬥員，而似乎會變成一隻好鬥的小公雞，連自己也不知道「鬥門」的目的是甚麼。結果不但不能為讀者解決問題，相反的只有脫離羣眾，甚至在客觀上助長了「另一方面」的敵，增加了現狀的複雜性。顯然這不是我們的希望和要求。

當然，漫畫為了藝術表現法上的要求，其畫面可以誇張，可以比擬，可以變形。例如：那些頭腦骯髒，行為不軌，好玩弄女性的徒棍們，藝術家把它們套以

「色狼」就是；那些陰謀阻撓、破壞民主獨立運動的反動派，我們的藝術家就把它比擬為「魔鬼」和「狗」等。但是我們的藝術家為了批評那些生活脫離實際，而徒喊口號的教條主義者，把他們比擬成在「騎木馬」。雖然木馬在擺動，騎手却永遠在原來的地點。這種刻畫法，首先是有事實做為基礎的，其次有分明的愛和憎的情感。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是藝術『創作』嗎？」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上的作品？看看它的創作混雜着甚麼感情？這組漫畫雖然達到了「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地步，但因為種族主義者不時張牙舞爪，華人對馬來亞的効忠常常被懷疑。阿Q先生似乎表現了這些東西。它絕對不是服務於人民的新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在畫面上所刻畫的東西，似乎都是高爾基丟掉的「雞毛」！

幸好這組漫畫的「說明」是「外國作品+增刪修改=馬來亞化」字樣。但必須要指出，如果把這些標題和說明除去，或給眼不識丁的羣眾看了，這組漫畫能有甚麼效果呢？我說（我說的）

它給人的印象是「反動的種族主義的叫囂」，或者是「種族主義者的吶喊」。

阿Q先生可能不同意我的說法，但是我以為一件好的漫畫，是不可能因為隨便更換它的標題和說明，畫面意思就起完全相反的作用的後果。一件好的漫畫，讀者是不必看標題和說明就能從畫面的形象上肯定作者意圖說明甚麼問題的。而標題和說明的作用，僅僅在幫助畫面更具說服力而已。

因此，我們在談論漫畫藝術的讀者，是有權力可以隨便更換漫畫的標題和說明的。看看經過更換標題和說明之後，畫面與標題和說明有沒有辦法結合起來；意思會起甚麼變化。這是要考驗考驗漫畫經過了如此變動，是否仍然保持着不可動搖的進步性和積極性，還是會一變成爲不好的東西。

可惜得很，在「這是藝術『創作』嗎？」這組漫畫中，由於作者缺乏必要的努力，沒有分析現狀中的內外關係，而僅僅據主觀願望，把片面的現象刻劃出來，忽視了必須全面考慮如何才能獲得良好的教導效果。因此，這組漫畫教人愈看愈模糊，甚至引起讀者的懷疑和誤解。

例如：先不看這組漫畫的標題和說明，那麼畫面的形象是令人費解的。讀者可以不可以這樣解釋：阿Q（代表中國人）來到馬來亞，為了方便淘金，甚至企圖操縱馬來亞國，因此申請歸化為「馬來亞公民」。但是，阿Q雖然穿戴「宋哥」，身穿沙龍而他的思想感情仍然效忠中國。當然，阿Q在現實的面前，表現出狼狽和勉強的相貌？

第二，再從說明來看，「外國作品」用阿Q來簡單地概括起來這種比擬和象徵法合乎邏輯嗎？是不是「外國作品」可以等於「阿Q」，或者「中國作品」也都是「阿Q」？

第三，這組漫畫給人印象是：作者極端仇恨「外國作品」——它以中國的阿Q為代表。因此意圖打倒它。這樣，國際上非常重視的「文化交流」豈不是錯誤的「人類的文化政策」嗎？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世界的文化遺產呢？

所有這些，究竟是讀者不懂藝術，不配欣賞漫畫呢？還是由於作者沒有把漫畫形象的主題思想交代清楚？我說這個缺陷不但是畫面表現錯誤的問題，也是對客觀現狀的認識不夠的問題；尤其是創作的態度問題，和思想問題。（本文轉入第十二版）

再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章幼文



讀過了林振中同學充滿火藥氣味的反批評文字之後，我細心地把自己寫過的意見——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再深入地研究一遍，以便改正錯誤的所在，但是，看來看去，我看不出有什麼充分的理由應該改變我自己的看法。當然，這不是說我固執已見，相反的，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參加討論和爭辯，這樣做，可能使愚昧如幼文者更容易接近真理也說不定。總之，當我看不出自己的過失之前，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總應該不至於被剝奪吧。基于此，我原是不打算寫些什麼反批評之類的筆戰式的文章的，特別是當你的對手對你充滿敵意，並且認為你看不懂他寫的東西時，有什麼意思值得你跟他糾纏下去呢？我也知道，如果你不出來作些適當的解釋，那麼，「不知所措」、「極端驚慌」之類不堪入耳的言詞仍將加諸你的身上，使你蒙受不應有的羞辱；而當你有所辯白時，「輕狂舉動」、「破壞和污蔑」的罪名又將繼續向你襲來，使你感到刀光劍影的騰騰殺氣四面圍攔，根本不像是聆聽一個在思想上有教養的藝術家，深入淺出的闡釋藝術創作的真理，使你從中吸取無窮的教益。也許是我的希望太高，因而也就失望太大吧？我曾經這樣想：既然不是追尋真理的友誼性質的探討，那麼，還是不要再浪費筆墨爭論下去吧。

不過，林振中同學在這次的反批評中倒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和許多補充的意見：諸如什麼藝術工作的「總路線的口號」和當前的文藝工作方針，又談到什麼非大衆與大衆的藝術道路和什麼純文娛活動等等。討論一下這些新的意見倒是很有趣味的事。加以一些關心這次論戰的朋友也希望知道一下我的意見。基于此，我也只好不顧一切敵意的攻訐，再來談談一些皮相之見吧。

跟過去一樣，還是先從「增刪修改」談起。

本來「增刪修改」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爭論的中心問題，從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這個角度來看，它只不過是一個附帶談到的問題而已。而且，應該指出：它是在特殊情況下提出的問題，這個特殊情況就是：在目前這種青黃不接的條件下，一方面，我們的作家們還不能創作大量的藝術作品，而真正成熟完美的藝術作品還是很少的，離開所謂「國際水平」還很遠；另一方面，新的形勢已經出現，廣大的人民羣衆迫切需要有大量的文藝作品讓他們欣賞、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但是一來供不應求，二來外國的好

的作品又有某種限制，這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問題：怎樣解決作品荒？一些不完全適應本地環境演出的藝術作品應該怎樣對待等等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可以有兩方面的做法：一方面，鼓勵我們的作家面對現實，深入生活，和人民打成一片，從羣衆現有的欣賞水平出發，大量創作健康的文藝作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另一方面，對於不完全適合本地的政治環境演出的健康的文藝作品作某些「增刪修改」，或者把文藝小說改寫成爲劇本、舞蹈等藝術形式，充實羣衆的文娛生活，使藝術能更好的爲人民服務。這兩方面的關係當然是以前者爲主，以後者爲輔，以便於解決目前時期的需要與困難。但是，有些人却無視於這種需要，根據「藝術是典型的創造」這一公式，輕視羣衆的文娛生活，反對一切形式的「增刪修改」，認爲「增刪修改」就是對藝術的「污蔑和破壞」，並且給這樣做的人以尖酸刻薄的冷嘲熱諷。

其實，我們從來就沒有主張過增刪修改就是藝術創作的二途徑，或者主張以增刪修改爲主，取代藝術創作。在這一點上，我認爲我們的意見和林振中同學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們認爲「增刪修改」有時也可以算是某種形式的創作，沒有理由完全抹煞增刪修改的需要和意義。但是林振中同學却認爲增刪修改只能是作者個人對自己作品的修改，因此，壓根兒就否定除此以外的增刪修改的任何意義了。

從爭論的過程中，我覺得爭論的雙方面對「增刪修改」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意思是有不同的解釋的。由于這樣，對「增刪修改」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爲，增刪修改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改寫。有各種各樣的改寫：摹仿抄襲是一種，把自己的作品來一個清算，以便去蕪存菁，這也是一種。把小說改寫成爲電影，把電影改寫成話劇，把報告文學改寫成街頭劇等等，這又是另一種。但是，林振中同學對增刪修改的看法不外是作者對自己作品的修改，不然就是編輯老爺式的修改，再不然就是摹仿抄襲，如此而已。既然對增刪修改的釋義有所不同。當然對問題也就很難有一致的看法了。

但是，在林振中同學斥責增刪修改的罪惡時，他的許多論點却又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從藝術是典型的創造這一公式出發，聲稱一切型式的增刪修改都不是藝術的創作，因而認爲增刪修改的作品就不是藝術。但是，在談到詩歌、民謠和一些音樂時，他又認爲那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是特殊型式的增刪修改。談到小說改寫成電影時，他又認爲那是藝術創作上的另外一個問題。談到中國的戲曲改革的增

刪修改和去蕪存菁的工作時，他又認爲那是專家進行的增刪修改，和「普通人」的增刪修改不同。總之，增刪修改（或者說是改寫）的反對者的邏輯和理由，簡要的概括起來，也不過如此而已。

對於文學作品的增刪修改，林振中同學似乎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想作甚麼爭論。但是，我建議林振中同學去讀一讀鄭振鐸寫的中國俗文學史。看看人民羣衆是怎樣創造藝術作品，看看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是怎樣發展和豐富起來的吧。直到現在爲止，我們的某些藝術家在論證藝術問題時總是離不了L·托爾斯泰等人的，但是他們爲甚麼從來都不引用普通老百姓的創作經驗作爲例證說明問題呢？是老百姓不懂得藝術呢？還是民間文學的作者都是沒有「名」的，因而無「名」可以引証？

談到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書，林同學譏諷我不懂國學常識，認爲只有零分云云。老實說，如果要和鑽故紙堆的人比起來，我的國學知識確實是很差的，但是建議我去上凌教授的課，我覺得那個大可不必。我感到可惜的是：在論證這個問題時，振中同學除了冷嘲熱諷之外，並沒有拿出甚麼歷史上的根據來論証自己的正確性，只不過是泛泛發些空論而已。在這裏，我想抄下一段專家的收証讓林同學欣賞欣賞，因爲林同學是很相信書上的話的，而且，也可借此讓林同學復習一下中國文學史。

「我們知道水滸是施耐菴所寫成的。但他是依據南宋以來便已有了的傳說——民間文學的加工的寫定。它們最初就是野老田夫口中所津津樂道的生動的故事。一到南宋的時候，金、元入侵，中國的半壁河山已經爲異族所佔領，人民緬懷祖國之淪亡，憂在朝者之顛覆無能，那就不禁地想起了能征慣戰的水滸英雄來，而宋江諸人又是離南宋時代很近的，關於他們的遺聞軼事自然有所知道，人民因之將自己的願望，自己思想，灌注到那些水滸英雄身上去，這樣互相傳播，就逐漸成爲有系統的故事。至明時始予寫成，那已離民間流傳有幾百年了」。

「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之際的羅貫中依據陳壽的三國志，把原來流傳下來的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給以寫成的。而刊于元朝的虞氏本的平話，却又是北宋時爲說書人所講演的話本的傳寫。根據鄭振鐸的研究，虞氏本的平話，全書寫得最有生氣的最可愛的人物却是張飛，……」。（以上均引自巴人著「文學論稿」。一九五七年出版）。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的故事都是首先經過民間的口頭傳說，後來在都市娛樂場中講唱，最後才由施耐菴和羅貫中編寫成書的

。我看不出上面引述的話和我上次所說過的話有甚麼衝突的地方，也許林振中同學根據的是更新的和更科學的收証而得到的結論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我們倒是願意看看這些根據的。

談到水滸和三國演義，林同學又發揮了一通文學作品和歷史故事有甚麼不同的意見。對於這個屬於常識範圍內的問題，我想多作爭論也是枉然的。林振中同學不知道有沒有讀過司馬遷寫的史記？或者是比西漢時期更早的先秦文學——左傳？如果沒有，那麼，最好能讀一讀。或者有空也找一些有趣的民間故事，傳說之類的書來看看，我相信對林同學會有很大幫助的。爲甚麼歷史故事就一定不是文學作品呢？其實并不一定。誠然，有些歷史故事未必就是文學作品；但是有些文學作品却就是歷史故事的化身，是歷史故事也是文學作品。我們在論証問題時如果拿不出例証來，最好還是避免採用「一定是」、「絕對是」、「毫無疑問」之類的語句吧。事實證明：如果只從抽象的概念和定義出發來論証問題，是很難避免機械論或者陷入概念遊戲的泥坑裏去的。

當然，我不是說林振中同學分析問題完全沒有根據事實，沒有舉例來說明問題。譬如他爲了証明自己論點的正確，就引用了名家說過的話來証明民間詩歌音樂的增刪修改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不過，我感到遺憾的是：他沒有很好的証明：爲甚麼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爲甚麼是偶發的？難道說現在的民間就不再有各種樣式的傳說、山歌、民謠、寓言和故事在傳播嗎？難道所有這些不是在民間每天地在流傳着、增刪着、創造着、補充着和發生着嗎？我倒是希望林同學最好離開南大宿舍和書本，下決心到民間去生活一個長時期吧！不管是在僻遠的馬來甘榜或華人集中的村落都好，呼吸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聽聽來自民間的聲音吧！如果不可能做得到，那麼，認真地讀一讀中國文學史也好。不過最好是讀一些觀點正確的文學史，不好去背誦五四時期健將如胡適博士之流所編的文學史，當然更不要迷信所謂「國學必讀」之類的東西。

不管是增刪刪尾的修改也好，增尾刪頭的修改也好，也不管是去蕪存菁的增刪修改或者是從這一藝術形式改寫成爲另一藝術形式的增刪修改都好，總之，負責任的，創造性的增刪修改，我看不出究竟會有甚麼壞處，值得這樣深惡痛絕的剿伐，并且斥之爲對藝術的破壞與污蔑。作這種論斷的人，有些可能是沒有好好地讀一讀勞動人民文學史；也有些人則可能是對「版權所有」的熱心維護者。這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前者比較上是從狹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增刪修改的；後者

則是「名家」的思想在作怪，是天生增刪修改的憎惡者。

二

關於馬來亞化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爭論中的主要問題。在這問題上，我覺得我們對藝術創作方法的問題和這一問題涉及的實際問題上是有許多共同點的，抹煞這些共同點是不對的。

首先，我們都承認必須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都同樣地厭惡現在流行着的所謂馬來亞化的庸俗作品——電影、歌曲以及某些不倫不類的舞蹈。還有，對於爲殖民主義利益服務的某些無恥文人所唱的「馬來亞化」的高調（表現在教育問題和文化藝術問題上），應該給予批判、揭露。所有這些，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

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大家却有某些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提出馬來亞化這個口號是不是錯誤的、多餘的；以及典型的是不是「一定」是馬來亞化的。

意見的一致性主要的方面，它表明了我們還有共同的願望，我們還是一條路上的朋友。不錯，我們之間是有歧異的；不過，在這一問題上的歧異并不很大，只要好好地商討、議論，問題是不難解決的，用不着橫眉怒目，採取征討或伐的態度。

馬來亞化的問題，并不只是一個藝術形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創作方法上的問題。外國作品加增刪修改就等於馬來亞化，這是阿Q兄的傑作，不是我們的本意。

馬來亞化的問題是在馬來亞歷史的特殊情況下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國，並沒有提出過藝術創作的中國化的問題，只有提出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問題。馬來亞和中國不同。我國是三大民族雜居的國家，而且又是新近取得政治「獨立」的國家。新的國家提出了新的問題，馬來亞新文化的建設問題、文藝的馬來亞化問題也就被提出來了。中國過去提出過「民族化」問題和「民族形式」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當作繼承民族遺產，反對簡單抄襲西洋藝術，爲解決文藝的服務對象等問題而提出來的。我們這裏有這一類問題嗎？肯定是有。既然中國過去曾經提出過，並且解決了的問題，爲甚麼現在我們就不應該提出，並且有甚麼理由認爲是多餘的呢？

從馬來亞的實際來看，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是沒有錯的。過去中國面對的民族問題比較簡單，但是馬來亞則不然。馬來亞是一個小國，却有三大民族雜居着。其中華巫兩族在人數上是相近的，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上又是不平衡的。我們所說的

（本文轉入第十版）

【接自第九版】再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馬來亞藝術問題，不只是指華族的藝術問題，同時也應該是指馬來族和印族的藝術問題。這裏就存在着怎樣對待各民族的藝術遺產的問題，存在着怎樣促進民族文化交流的問題，存在着藝術怎樣為各民族人民服務的問題，也存在着怎樣利用民族形式的問題。對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來說，由于政治上的特殊情況，又存在着馬來亞意識與非馬來亞意識的問題，存在着怎樣對待歷史遺留下來的和中國、印度的文化聯繫的問題，正確的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僅僅從藝術創作的典型性這一理論出發，僅僅提出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是不可能解決上述的一系列問題的。

藝術創作不僅僅是一個方法上的問題，雖然我們的一些朋友也承認藝術創作的問題還包括有作家對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問題在內。但是，當他們接觸到藝術的具體問題和實踐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是喜歡片面地強調創作上的方法問題，把藝術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當作包醫萬應的靈丹，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一方面，這就是作家對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的問題和藝術工作怎樣做的問題。忽略這些問題，不把這些問題擺在適當的地位上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處理，而認為只要解決了藝術創作的典型性問題或方法問題，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樣做實際上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誰都承認政治和藝術是有一定的聯帶關係的。但是它們的主從關係怎樣呢？怎樣解決我國的形勢為藝術工作者提出的任務和要求呢？這些也都不是僅僅根據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能解決的問題。

馬來亞化的問題是形勢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產物，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在目前就有形形色色的馬來亞化的議論，這些議論難道是藝術創作的理論所能夠獨個兒解決得了的問題嗎？難道對馬來亞化問題提出正確的解釋也是一種罪過嗎？如果「典型的就一定是馬來亞化的」這個公式能夠解決問題，那麼，中國以前提出過并且長久的爭論過的「民族化」問題的提出，豈也不是多餘的和有害的嗎？但是事實上又怎樣？

其實，如果我們虛心地研究一下，不難發現「藝術創作的馬來亞化」和「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這兩個問題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矛盾衝突之處。這些口號和「建立馬來亞愛國主義的大眾文藝」這樣一類的口號同樣是沒有什麼矛盾衝突的。這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上來提問題而已，實際上的共同任務是一樣的，為什麼偏偏要斥別人為多餘而自己就一點也不多餘呢？

三

現在讓我們讀讀最主要的問題吧。

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是我們爭論的中心問題，它涉及到藝術工作者的立場問題、藝術為什麼服務、藝術的對象和藝術工作的態度、方法、以及當前藝術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是什麼這一系列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林振中同學却避而不答，只是提出非大眾的和天眾的道路來答覆我的批評，認為藝術的道路只有非大眾與大眾的區別，沒有專家與大眾的區別。至于非大眾和大眾的藝術道路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不同在那裏呢？他也只能夠為我們指出：「非大眾的藝術道路有很多專家存在，大眾的藝術道路也有不少專家在工作」。如此而已。

這種沒有說明任何問題的空話，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不知道把蕭邦、列賽等人拉進來和我們要論證的問題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不多加幾個藝術巨匠呢？不是還有L·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無數偉大的藝術天才嗎？這些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走群眾路線的大眾專家呢？大家知道：這些藝術巨人盡管在藝術創作上有值得我們一輩子尊敬的藝術成就，但是，他們的作品却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他們的政治思想并都不是值得我們無條件讚頌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藝術的整個活動中，只是以個人忠實於藝術的品格和藝術創作經驗來影響讀者，教育讀者。但是，他們局限於歷史的條件，并不可能很好的解決專家與群眾的聯繫的問題，沒有解決專家要怎樣來領導藝術工作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現代科學理論比較完備的條件下才能正確的解決。由此可見，把十九世紀的藝術家拿來作為現在解決專家與群眾關係的標本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為什麼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不是專家的道路和大眾的道路呢？我們看到林振中同學那種不着邊際的辯白，就益發深信藝術創作中確實存在着兩條不同的路線的。

一條是群眾的路線。站在人民的立場，以人民為藝術服務的對象，深入群眾，在生活上和群眾打成一片，深切地了解群眾的願望與要求，熟悉群眾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經常關心群眾的精神生活，從群眾的要求和水平出發，通過生活的體驗，創作出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在普及群眾文化生活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聯繫實際地學習業務和理論知識，關心工農藝術工作者的培養，愛護和關懷新成長的藝術工作者，給他們以善意的批評和鼓勵、幫助。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工作中的群眾路線，也即是大眾的道路。

要使藝術創作能夠很好地體現這條道路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

首先，它要求我們的藝術工作者（包括全心全意要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家），放棄讀書人的氣息和包袱，勇敢的到群眾火熱的生活中去，了解他們，熟悉他們

。了解和熟悉他們不只是為了描寫他們或者只是為了搜尋創作的素材，而是要做到和群眾同呼吸、共脈搏，以群眾的喜怒哀樂為自己的喜怒哀樂。沒有思想感情的群眾化，跟群眾沒有血肉的聯繫，就不可能有明確的立場。立場是一切藝術創作的出發點，立場不正，是不可能正確解決創作上的問題的。

其次，要了解群眾，就要尊重他們。要看到他們精神面貌的主要的方面，也即是積極的新生的方面，不要只看到群眾落後的消極的一面。要做群眾的先生，就要先做群眾的學生。沒有虛心向群眾學習觀點，沒有放下專家的臭架子和甘當群眾的小學生的決心，要想了解群眾，使藝術為群眾服務，解決藝術創作上的思想性問題也是不可能的。

最後，要掃除群眾不懂得藝術，認為藝術是專家才能搞的神秘觀點。其實藝術并不神秘，藝術問題上的專家觀點是有害的。馮雪峰就是吃了專家虧的，可見專家思想的要不得。群眾懂不懂藝術呢？肯定是懂的。我們的許多工農群眾雖然不一定看得懂「蒙娜·麗莎」的微笑，但是却很喜歡李可染的「晚涼風中看浴牛」的水墨畫。為什麼呢？這是值得我們的藝術家深思的問題。傳說有個笑話：某地主家中掛着一幅鬥牛圖，據說是一個名畫家的傑作。這地主也就把它視同活寶，逢人便誇耀炫耀一番。誰知某天有個老農看到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地主對他這種蔑視「藝術」的表現是嗤之以鼻的，因而喝問道：「你笑什麼？你懂什麼藝術」？那老農却不慌不忙的說：「兩頭牛相鬥用力的時候，尾巴是夾在屁股裏的，那有尾巴撻起來的道理」？因此，名畫也者，也只好丟到鴻溝裏去了。這個故事說明，誰脫離生活，誰就不能辨別藝術的真偽，誰就會歪曲生活。藝術要為工農服務，就要相信工農是懂得藝術的。你要寫工農，你的作品就要讓工農來批評，鑑別好壞，因為只有工農群眾才最熟悉自己的生活。你如果要擺專家的資格，看不起工農，你就永遠不能了解工農，也不能正確的描寫工農。你的作品不管藝術上的技術多麼卓越高超，你的作品還是蒼白貧血的。所以，還是不好太迷戀於甚麼「專家」之類的銜頭，深入到群眾中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吧。不以專家自居，而是以群眾的小學生自居，你才能接近羣衆，也才能了解生活。只有這樣，才可能創造出表現羣衆、為羣衆所熱烈愛好和讚頌的藝術。

藝術創作中有沒有專家的路線呢？當然有。和群眾路線相對立的路線就是專家的路線。

專家的路線就是：不把文藝工作當作群眾事業的一個組成的部分，而是當作獨立的一個部分。認為藝術工作是「終身獻身藝

術」的幾個人的事情。他們從藝術是專門性的工作這個角度出發，把藝術的創作研究和羣衆的藝術活動對立起來。把藝術的創作片面地了解成為方法上的問題，典型性的問題，以為解決了創作方法上的問題和典型性的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藝術工作上的一般問題。其實，文藝工作既然是羣衆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們在處理藝術創作的一般問題時，就必須考慮到多方面的關係，就必須解決作家的立場問題、觀點問題、態度問題、以至於工作和學習等等的一連串問題。這些問題的合理的解決，才能最終解決「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的問題。不解決上述一連串問題，就不能很好地解決藝術創作的問題。

當然，有專家思想的藝術家不是沒有議論作家的世界觀問題，不是沒有談談從生活中吸取創作的源泉等問題。但是，也僅僅是議論而已。當你要他們放棄專家思想時，他們就不再議論甚麼世界觀的問題，而把藝術創作上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典型的塑造的問題上去，以典型性的創作理論來代替一切。當你要他們走向生活，去和工農羣衆打成一片，好好地為羣衆服務時，他們卻又縮回書本上去，主張甚麼當前的任務就是「加緊學習」，如此而已。

有專家思想的藝術也有一套理論的知識，但是他們分析問題並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理論出發、從定義出發。不是從羣衆的實際需要來解決創作上的問題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而是從「真正的藝術是甚麼」這個概念出發，來論證當前的創作問題，因而，他們反對一切增刪修改，反對馬來亞問題的探討，要夠水準的藝術作品才能發表演出，無視於當前實際的需要，把藝術工作任務簡單地歸結為「加緊學習」。由於看不起羣衆的藝術活動，因而大聲斥責甚麼「純娛樂」的「純文娛活動」。為甚麼要把藝術活動和文娛活動完全對立起來呢？為甚麼要把現在在工會、農村和許多羣衆團體中進行的文娛活動簡單地看成是「遊戲」、「玩耍」的「純娛樂」呢？這難道不是「專家思想」在作怪麼？不錯，「文娛活動」和「藝術創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不能因為概念不同，就在實踐上把它們對立起來，正如因為米跟人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不能得出人不能吃飯的結論一樣。看不見是二者之間的聯繫是不對的。藝術作品創作出來做甚麼呢？難道創作出來的作品只能夠拿去維多利亞戲院或者總商會表演展出麼？難道音樂、歌曲、朗誦詩、快板、短劇、舞蹈、短篇故事等等藝術創作在羣衆性的文娛晚會中或者一般的文娛活動中就不能演出麼？難道在文娛活動中應該提倡甚麼「純娛樂」麼？可見，有「專家思想」的某些人是連藝術的

服務對象和藝術怎樣為羣衆服務都搞得不大清楚的。

我不想重複「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一文中所說過的話，不過，對於專家的價值與專家思想之類的問題，再作一些分析，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專家有沒有用呢？當然有。不僅有用，而且是大有用焉！這些都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論述過的問題，不知道為甚麼至今仍有某些人搞不清楚，以致於一聽到人家說馬來亞沒有藝術的「專家」時就大動肝火，認為是故意要打擊藝術家的信心云云。我想，問題大概並沒有這樣嚴重吧？一般說來，我們的藝術創作水平的確還不是很高，現在與其浪費精力來爭論有沒有甚麼「專家」之類的問題，倒不如埋頭努力，好好創作，上乘貨色一拿出來，人家就是不稱呼你是××專家，也是會敬仰你的。搞藝術工作的目的如果只局限在「專家」這個目的上，那真的是人民藝術的悲哀了！

其實，「專家」的銜頭也不一定是很值得我們羨慕的。有各式各樣的專家；有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專家，也有投機取巧為庶民蠹賊的專家，有聯繫羣衆、甘當羣衆小學生的專家，也有蔑視羣衆、騎在羣衆頭上的專家；有視個人名利如糞土的專家，也有唯恐人家不崇拜的以沽名釣譽為藝術最大目的的專家……。專家的世界就是這樣五花八門的。我們評價一個藝術工作者，如果不是從他的實際表現去判斷，而只是從「專家」這個銜頭來判斷，那就大錯特錯矣！

「專家」、「專家思想（或者是專家的道路）」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本不能混為一談。專家有各種各樣的，但是專家思想則只有一種，那就是以專家自居，蔑視羣衆。視自己為全知全能，而視羣衆為無知無能。認為藝術的工作是專家的事情，羣衆只有被領導的份，沒有參加意見的份。羣衆只有等待專家創作出夠水平的藝術時才去欣賞、鼓掌。羣衆根本不懂甚麼藝術，只適合搞「純娛樂」的「純文娛活動」……。

不是所有的專家都是有「專家思想」和包袱的。我們也看到不少在藝術上有造詣的青年，他們並不願人家稱自己為甚麼「家」。他們不求虛名，但却和羣衆有緊密的聯繫，他們以人民一分子的身份來從事藝術工作，當然要「以人民自居」，而不以專家自居。這是羣衆化了的專家，這是大有作為的專家，也是人民的藝術事業所迫切需要的專家。他和我們所說的那種只走專家道路的，滿頭腦都是專家思想的「專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甚麼人反對提高和加緊學習呢？沒有！因此對這個問題作無的放矢的爭吵是沒有必要的。

不同的藝術創作道路，當然會提出不同的工作任務。林振中（本文轉入第十二版）

再談「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

■ 陳雪風 ■

——為讀「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而作——



(一)

在我的文章「(藝術創作與馬來亞化)」中，我曾說過：「對於任何一位從事理論學習和探討的人來說，最可悲而危險的是鑽了進去後走不出來。」當我在「大學論壇」上讀了「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一文後，我覺得有必要把我過去說過的話——當然是針對「論藝術的創作」，和「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的作者林振中先生來說——；再重覆一次。

讀「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這篇「傑作」(所以說它是傑作，這原非我的意思；因為，這篇文章是否為「傑作」不該是要我探討和闡述的。但它本身却在申訴並要我們把它稱為「傑作」……)，給人最突出而深刻的印象是：除了林振中先生懂得甚麼是藝術創作與藝術文學外，別人都不懂，而且也不可能懂。因為，別人在談藝術創作時根本就不懂甚麼是藝術創作，是「從文娛的立場出發來參加「論藝術的創作」」(林振中語)。

我要退一步假定：如果到目下為止，我們通過文章的認識，只有林振中先生一個人懂得甚麼是藝術的創作，以及其所謂科學的科學，別人都是一無所知的門外漢(別人在這裏，我僅指參加討論「論藝術的創作」的諸位)。那麼，我同時感覺到而不得不說：所謂「不知所措，相互矛盾，問非所答和強詞奪理」的，却正是林振中先生自己。絕不是別人。

在該文的序言中，林振中先生底「不知所措……問非所答和強詞奪理」，若不客氣地說；就流露無遺了。因此，他對於田先生的文章說的：『「論藝術的創作」文章中所闡述的言論，在大部分地方是和我們普遍藝術工作者於一路來在實踐過程中所確立起來的觀點，起了原則性的衝突和分歧。』進行的歪曲，就是必然的結果，不得不擇取的手段了。不過面對着這種不可名狀的行為，我覺得我們有揭發的義務，否則，我國的藝術界真的要使人以為，只有林振中先生懂得藝術而已。因為，于田先生在他的「關於藝術的創作問題」文中，說林振中先生在「論藝術的創作」中闡述的言論，與「我們普遍藝術工作者於一路來在實踐過程中所確立起來的藝術觀點，起了原則性的衝突與分歧」，並非由「排斥正確的看待藝術和創作的科學的藝術學說於門外的藝術觀點」出發，而是因為「論藝術的創作

」裏的言論流露的太多主觀性和否定，文章中不但沒有為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和批評，而且還有意的和無意抹煞了本地藝術工作者一路來的所做所為。」(于田語)

雖然，于田先生接着寫道：『我們絲毫不含糊的一致同意林振中君從理論書籍和偉大作家中所引述出來的有關「藝術的特質」或「藝術創作過程」的珍貴言論；但對於他的那種不符合種種客觀情勢和條件的亂搬弄名言的態度，我們是不能緘默的。』但是，這段話並不是于田先生指責林振中先生的言論底原因。

這段話本身是在說明另外的問題；林振中先生所抄到的理論書籍和偉大作家的話，話的本身是正確的，然而，這些「珍貴名言」(于田語)，在「論藝術的創作」中，被林振中不顧「客觀情勢和條件的亂搬弄」，對作者錯誤的態度，「我們是不可能緘默不理的」。

可是，不知林振中先生是沒看懂呢？還是故意的，却把它說成：「原來就是這樣的藝術觀點，一種排斥正確的看待藝術和創作的科學的藝術學說於門外的藝術觀點」。實在說，如是的謬誤讓我們在一位「已經準備畢生從事藝術，並且已準備將自己的一切奉獻藝術事業的……」林振中先生身上看到，委實可惜，而叫人啼笑皆非。

在「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中，林振中先生不擇手段地對我、L S、章幼文和于田的攻擊和侮辱，其態度的蠻野，和自視非凡、權威，以及狗眼看人低的狂妄口吻，我個人讀後除了嗤之以笑外，是不準備於此多費筆墨的。

在這裏，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林振中先生說我們「把正確的理論完全排斥於客觀實際之外，並且把它孤立於客觀實際之外」。就他的長篇大論的文章中看來，却沒有提出任何論據。這種信口胡言，以自已抄有幾段理論書籍或作家的名言，而隨意給別人扣上一頂高帽子，藉以打擊別人，提高自己的作風，應該肯定，對我們正在探討的任何問題，是絲毫沒有幫助的。因此，我同意我們需要號召：「馬來亞藝術工作者假使不立刻就制止這種種惡劣思想，在自己建設國家藝術的勞作場地中對社會藝術所作的破壞和污穢，假使不將那種否認藝術在認識上的意義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教育作用的「藝術觀點，進行彻底的探討，「從自己的藝術生活中清除出去，那麼，正派藝術就必然不能發展起來和達到說明世界真理的目的」。(引號內均為林振中語)

(二)

林振中先生的「傑作」，雖是洋洋萬言，但在談說「藝術的創作和馬來亞化」的問題中，我們並未讀到甚麼新的意見，或者有力的論據。即使「傑作」被冠上「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可是，充其量也僅是為了強辯而強辯而已。或者是由於林振中先生手中所抄錄的東西，已被引用完了，不這樣地玩一下不擇手段的技倆，下不了台來的緣故吧。

在我個人來說，現在我沒有必要回答林振中先生的疑問：即「難道他(指我)真的具體理解「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典型創造」這一原理本質麼？因為我以為我還沒有權力來強迫讀者，承認我是藝術理論的權威，或唯恐讀者會表示懷疑地說：我真的具體理解了「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典型的創造」這一原理本質。

但我需要承認：我現在和林振中先生是存在着分歧，而這種分歧是本質和原則的。以前，當我寫「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一文時，我還以為我和林振中先生所持的見解，發生了分歧，只是理論的運用和認識上的問題的分歧而已，但是，現在，我已發覺存在我們之間的分歧，却不僅於此。在「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一文中，我說過，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典型的創造。這種說法，在理論原則上並沒有錯。但我不敢同意林振中先生主觀地以否定一切的態度，武斷一切不符合所謂典型的創造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勞動成果，便是抄襲和模仿。在這裏，讀者是可以明顯地看到，我和林振中先生所爭論的問題，乃只是甚麼樣的藝術文學作品才是創作的？是否只有一種作品——是典型的創造的才具有創作的意義，否則，一切都是抄襲和模仿。

請問：對這樣的問題的爭論，和林振中先生曾經在理論上抄到的，「實際上，被承認為正確的理論，必定是可以用於實踐或指導實踐的真理」。又有着甚麼聯繫呢？林振中先生以為只有他才曾讀過幾本理論書，而別人却未曾讀過的心理狀態下，抄出了這幾句，難道能為我們發生爭論的問題，解決甚麼呢？

林振中先生歪曲了問題的探討，想用從理論書上，抄錄來的話壓死人的企圖，如果不是他的無知和蠻野的促使，那便是我們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論的理解，有本質和原則的分歧了。

在林振中先生的「傑作」中，下面的一段話，充份顯露了他歪曲別人的意思，是他拿手的唯一本領。

『可是，他(指我)之所以

「不敢同意」，根據的理由却只是：「任何藝術作品要不符合於這個理論原則，那便失去創作的意義」。』

對於一則正確的理論，我們當然毫無疑問地要肯定它的正確。因為，對一則正確的理論，你不但承認，而要硬說是不正確。我要聲明：我們是絕不能贊同，更不願意這樣做。至於對林振中先生來說，我就要表示懷疑了。原因是他無端給我扣上一頂大帽子——折衷主義，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對他在不顧種種客觀情勢和條件地亂搬弄名言，極端主觀地否定了我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歷年來的辛勤勞動——所做所為，表示異議的同時，也應該否定他從理論書和作家口中抄到名言。在這裏，從林振中先生要求別人的企望看來，我們便清楚地覺悟到他的言論，所以是那麼極端的主觀，甚至到達姦污理論與問題的爭論的地步，其思想根源的所在。

由林振中先生抄到的名言看，我深信他是讀過一些，尤其是蘇聯和中國的文學藝術理論書。而且，所謂一些，在我們來說就不少了。因為，我們在林振中先生的眼下，是「毫無所知，幼稚而不學無術」的。

縱使如此，我依然要冒昧地提醒林振中先生一下，君是否知道蘇聯和中國最近幾年來，文學藝術界在爭論「典型問題」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問題」？

前者的爭論，到目下彷彿還未有統一的想法。至於後者的問題，不僅被肯定了，同時，也建立起一系列的理論系統。

當然，舉凡一切正確的理論，它就必定是可以用於實踐與指導實踐。但假使按照林振中先生「獨創而出奇」的邏輯出發來說，那麼他們便要而必須否定與消滅其他種種的文學藝術創作的理論，同時，也必須將那些非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創作出來的作品，否定它為文學藝術作品而加以消滅掉。然而，事實上却非如此。事實是如此，同時也因為林振中先生的邏輯乃為百巴仙的「獨創而出奇」，只有他應持有，也只有他持有而已。

因此，我們清楚地知道：「科學的正確藝術觀點——即藝術的創作就是典型的創造」。我們肯定了它的正確，而相信——承認它確實具有用於實踐或指導實踐。但反對只知道這個理論原則，脫離我國具體社會現實的文學藝術界，採取主觀地否定一切的態度，污蔑我國許多文學藝術工作者的辛勤勞動——只因他們為辛勤勞動未能吻合林振中先生的邏輯，便說成是抄襲或模仿。是完全正確的觀點。

在我的文章「藝術的創作和馬來亞化」中，我曾寫道：「創作並不也意味着成功的」。因此，我充份地確定：由於南大遊藝會演出中四個改編創作的節目，存在了某些缺點和不夠的地方。於是林振中先生就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來攻擊，實在主觀而且無知的。當然，我們誰也不會主張和號召過；我國文學藝術工作者都應該中斷或放棄他們的創作活動，從而永遠去從事改編前人的作品。

我說「對於一個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經驗，或者是一個外國藝術工作者，因為生活和語言等等原因的限製，將歷史上有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底著名作品，或者另一個國家的傳說和故事(或已通過藝術形象創作成功的作品)，進行模仿或改編，用本身熟悉的藝術語言，以及其他的表現形式，把它介紹給本國的讀者界或觀衆；當然，這并不能說是創作。不過，也絕非抄襲。他們的勞動成果即使失敗了，可是還有他們創作的精神存在」。原是針對林振中先生污蔑南大負責遊藝會演出的同學為抄襲者而說的。可是，他却搬出了一位偉人所說的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什麼「真正的藝術家，必須以他底作品促進人類思想底發展」，以及莫名其妙的「一句話：「人類創造了藝術品，而藝術品也創造了一個能夠欣賞和了解藝術的美的人類」，把我對他肆意的歪曲與污蔑的申辯，說成是「錯誤和不負責任」，「充滿着鼓勵作家阻製濫造，摻填敷衍和不計成果的非功利主義思想」。然而，林振中先生的如是行為，也只能告訴讀者，他在面對自己的片面和刻板，主觀地否定一切的錯誤時，不知所措，進而不得不擇手段的做為，已達到了甚麼程度了。

「陳雪風先生主張在理論上，以新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的藝術內容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和統一的藝術形式作為表現的手段，這一點，假使僅僅是對素材說來，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林振中語)。為甚麼這一點的自然可以成立，是假使僅僅是對素材說來的呢？

我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我的意思絕不想割裂林振中先生的文章，採取斷章取義的態度。我同時也仔細讀到他下面的論述：「藝術是作者主觀意識對客觀實在的本質反映。藝術的相關屬性中，除了藝術的客觀性之外，還有藝術的主觀性。……因此，不僅僅在理論上是，而且同時在實際上是，在舊的時代裏，以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作為建設新社會的發展方向的新的藝術思潮，(本文轉入第十二版)」

【接自第十一版】再談「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

早就在新生產力出現不久而舊時代尚繼續延續時就出現了。而且，以新藝術思想為依歸的新藝術工作者，也早就在舊時代還沒有過去，新時代尚未來臨的時期，就要求積極倡導以新的表現方法來創造藝術」。可是，林振中先生所論述的「在舊時代裏，以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作為建設新社會的發展方向的新的藝術思潮」的出現和發展，以及「新藝術工作者」「倡導以新的表現方法來創造藝術」，並未進而說明論證為甚麼這一點的自然可以成立，是假使僅僅是對素材說來的。

不過，把林振中先生上面引述的言論，仔細地讀過後，再看看他的結論：「這些新藝術，不只在內容的處理上與舊的不同，即使在形式的表現上也與舊的無共通之點」。那麼，我們便可以明瞭林振中先生的一切言論，正是屬於反科學的腐朽的唯心主義的論調。因為，從林振中先生的結論中，我們看到他正是由把意識（即「主觀意識」）放在第一位，而將物質（即「客觀實在」）放在第二位的思想觀點出發來看待和理解問題。所以，他把「在新生產力出現不久而舊時代尚繼續延續」，「舊時代還沒有過去，新時代尚未來臨的時期」的藝術創造，武斷說：「不只在內容的處理上與舊的不同，即使在形式的表現上也與舊的無共通之點」。就顯得很自然而得意了。

而我們的看法，却是與他的相反而且對立的。

（三）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由於林振中先生是沿續着反科學的腐朽的唯心主義觀點，來看待我們爭論的問題，因此，他把我的「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是正確而絕非多餘的論述，說成是「廢話連篇」（林振中語），「是令人一點也不感到突然的」。

「馬來亞化問題上的混亂」（林振中語），這句話如果不會是毫無意義的廢話，而多少反映了一點微細的事實，那麼，我要不客氣的說，混亂的所以發生，却完全是由於林振中先生的強詞奪理。為了企圖使強詞奪理自圓其說，必然的手段便是不惜把別人的文章割裂開來，斷章取義。在我將文章（「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中，當我在開始論述「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不是多餘時，我說我們應該加以思考這麼一個問題，即「當我國新馬兩地在政治上還不能取得自治和獨立時，為什麼我們沒有人提出「馬來亞化」的問題呢」？絲毫也沒有企圖沿續着，「在行政和經濟上提出「馬來亞化」的措施，或用問題本身來論證，文學藝術創作上提出「馬來亞化」的需要和正確。而是為了「這樣的疑問却幫助了我們想到許多有關我國的社會變化」。」

我深信：即使林振中先生是深根蒂固的唯心主義論者，但他不至於也不敢閉着眼睛說：當我國新馬兩地在政治上取得自治和獨立後，我國社會現實的變化，是沒有的事吧。假使林振中先生是睜開眼睛的，那麼，請問：社會現實的變化，又意味着什麼呢？當然是意味着——在上層建築的範疇內說——，一切的上層建築的變化，只是這中間，各別的上層建築的變化，在同一時間概念下，有大小快慢的不同。

同時，在我的論述中，我也指出了「馬來亞化」問題提出的需要與正確，其前提是在「我國社會現實的變化」和其「發展要求」。

問題不在「說政治制度不是一定的經濟制度的產物」，「不是經濟結構現實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之一」，而且也沒有誤把「政治制度當作現實基礎」。我說「在政治地位上的改變，自然便要促使其他上層建築的或多或少的

改變。」是在確定了問題的前提下，準備進一步闡述論證的情況下，也因為在我國具體的社會現實中，「政治地位上的改變」，是突出明顯的大而快的變化。

最淺的哲學常識告訴我們，政治和藝術兩者之間是沒有相等號存在的。肯定的是它們兩者各有差異的特質，然而還有密切的聯繫。

我在論述「馬來亞化」問題提出的需要與正確的過程中，在什麼地方（那一個論點上）「破壞藝術與政治之間的正常關係」呢？

在「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中，當林振中先生極盡強詞奪理的本領後，提出了一個新論點，這便是「事實上，它（指「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只提供在藝術的創作上解決題材問題的方法，而題材問題在藝術的創作上却又不是決定性的問題」。可惜我們並不能在文章中讀到，何以「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只提供在創作上解決題材問題的方法」，而是莫名其妙的彷彿就是鑒語一般。但是，就是這麼一個新論點，却是林振中先生藉以堅持「馬來亞化」是多餘的武斷。雖然，他反對「馬來亞化」問題的提出，還有這麼看似正確的說法：『科學的藝術創作的全部學說——包括典型問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要求作家必須真實地、具體地、具歷史地描寫現實。基於這一點——最正確的一點，我以為，「馬來亞化」的提出是完全多餘的』。可惜林振中先生「這一點——最正確的一點」，在他以後的談論中被否定了。他在以後的談論，是輕視說的：『在藝術創作中，假使只追求「反映我國豐富的現實生活」的效果，那麼，作品簡直就無法教育讀者』。（請允許我順便再提醒林振中先生一下：君說的「要求作家必須真實地、具體地、具歷史地描寫現實」。這

的另一個問題——實際地去體驗生活，觀察實際，了解實際，研究實際；即使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沒有一點藝術常識的人都應該是學習的對象，甚至那些社會立場和觀點相對立的人，也都是要

【接自第十版】

同學這次提出的「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這一口號的確是比上次的「加緊研習」進步了一些。但是僅僅是一些而已。可惜的是：他仍然沒有離開專家的道路來看藝術創作的任務問題。所以他在提出了「創作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這一總路線的口號之後，便很自然地轉了一個彎，又回到「加緊研習」的老路去了。所謂當前任務者也，就是如此這般。我很奇怪的是，對於我提出的和上述口號有很大差異的任務問題，林同學都沒有甚麼「意見」，既然是這樣，我想也不必多談了。

句話不僅是抄襲的，而且還犯下了嚴重的剽竊行為，因為，這句話——就是「這一點——最正確的一點」（林振中語）——，原是蘇聯和中國等國家所確定的新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創作方法論底公式的前半段話。這公式是這樣說的：新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創作方法，它要求作家必須真實地、具體地、具歷史地描寫現實。並以社會主義思想來教育讀者。……而林振中先生在抄襲這個文學藝術的創作方法論的公式時，却把後面有關闡述文學藝術的社會性與目的的話，給闕割掉。因此，林振中先生是否真正懂得他曾一再說的文學藝術創作活動的社會性與目的，實在教人要不懷疑也不復可能了。）

在這里，林振中先生向自己的美麗嘴臉掴上一巴掌，委實教人想到馬戲班里小丑的傑出演作，而禁不住連聲叫好！奇才。

其實，這種現象，正是一切主觀地把歪曲和污蔑當着創見來陶醉，對具體問題不顧由具體環境情況出發，作誠懇的探討的人，不可避免的下場。

關於「馬來亞化」的精神實質問題，林振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對我的論述不僅表示異議與「可惜」（因為我不會把他說過的話——「極其科學的分析和綜合事物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觀」，做為權威的篤言來引用），而且，把我圈進自然主義里，又說我是泰納的藝術社會學觀點的襲用者。我想保留批判。因為，我過去雖曾讀過一些自然主義論者的作品，比如左拉先生的著作，可是，我自知必定沒有林振中先生讀懂得多。至於說到「泰納的藝術社會學觀點的文藝思想是極端庸俗的」。（林振中語）我手上沒有任何一本有關談論泰納的藝術觀點的書，或他本人的著作，以前也未曾讀過這一類書。所以

了解他們。

世界上再沒有比深入到實際社會中去體驗生活更能了解現狀中的真實性和現實性。「聰明人從傻瓜所學到的，比傻瓜從聰明人所學到的多」，如果我們的藝

，更無話想說。

（四）

讀了林振中先生的「傑作」——「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後，在「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問題的爭論中，我個人要談的，在這現在說，在這里就打住了。最後，我想說幾句做為收尾：

我不敢說；我在論述「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的問題時，我的意見百巴仙的正確，我的論點是科學的真理。同時，我要再次表白：我不是文藝理論家；假使林振中先生是南大的大學生的話，那麼在這一點上，我是要比他差得多的。因為，作為曾經是一位大學生成說，現在我還是學生，並且是超齡的學生。所以，假使我的意見和論述，存在有錯誤的地方，讀者當然應該提出批判。

比如林振中先生的「傑作」——「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我們在讀的過程中以及讀後，就一直感到作者是在千方百計地強調：你們用不着來談說我的文章的長短，我的一切言論都是真理。又說：親愛的讀者，「讓我們一致「拋除」其他一切的思想與論點。……

而我却依然對他的「真理」，提出了置疑。

因此，我的文章——思想言論，若存在有錯誤，文友們的批判和指正，我是歡迎的。

假使可能而需要的話，我的希望是：更多的文友參與探討我們在爭論的問題。我深信：我國文藝理論界必然不會只有林振中先生一個人，而且權威，只要本着從具體環境情況出發來研究探討任何的具體問題，我們要付出的精力與時間，是不至於白費的。

我國文藝界的繁榮，我以為有待於我們肯定了過去的工作的成績後，尋出一個繼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來。

一九五九、十一、四、稿於星

術家不願虛心學習，或者高傲自尊，這說起來並不是聰明人。雖然在藝術理論戰線上的鬥爭是無情的，但至少我們的態度要誠懇，要虛心，要以理服人。我們要的是一條正確的藝術路線。

再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四

最後，我想作如下兩點澄清：

一、林振中同學引用我說過的一段話而加以「駁斥」，這裏，我覺得有必要作一些說明。這段話是這樣的：「藝術是生活和現實的反映，當然，它不是以概念，而是以藝術形象，使現實、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再現出來，使人認識它們。」據林同學的「研究」，這種論點是違反現實主義觀點的，不僅此也，他還進一步斥之為甚麼機械的再現論，說甚麼這是「自然主義的創作觀」。告訴你吧，林同

學，這段話是一本經典著作中關於藝術問題的開頭第一段話，並不是我的「創見」或「發明」。對於科學院院士們集體編寫而又經過無數專家校正過的話，林振中同學竟斥之甚麼自然主義的創作觀，這種唐·吉訶德式的論戰和非難一切的勇氣，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和拍案叫絕哩！

二、林振中同學以為我的主張是為某一些人辯護，所謂「製造理論根據」。這純是一種誤會。其實，有關這次論戰的朋友和藝術工作者，對於我來說，都是素昧平生的。我建議林同學再讀一讀我在上篇文章的前言和最後一部分說明吧。

【接自第八版】漫談漫畫及其他

漫畫是比較難學好的，但是只要興趣於漫畫的朋友，肯不恥下問，虛心學習，不要先肯定自己作品的作用，老老實實地為讀者服務，那麼我們的學習漫畫的朋友，必然可以從不會學到會，從不好學到好的。

總之，我們衡量一件漫畫好壞的標準，首先是看它能否正確和深刻地分析和歸納題材，使生動的形象發揮積極作用，是看作者有否積極地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深入各種社會實際，對不斷發展的複雜的現狀具備深刻的觀察力和思想上的敏銳感。這是掌握具體的客觀現狀，吸取和表現群眾最需要的東西的唯一正確途徑。可是，我們的藝術家一碰到問題就無休止地高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教條，喜歡引經據典來

嚇嚇人，而在創作的時候，却不善於記取和掌握新現實主義的原則去刻劃活生生的現實形象。

我覺得，像我國這樣的社會環境，是極端複雜多端的。我們的藝術家的創作態度，是必須關心如何達到教育人、組織人、引導人和團結人向前進步；認清要教育誰，組織誰，引導誰和團結誰并肩進步。是必須首先認清甚麼是現狀中的大問題，大原則；其次就是攻擊誰，該採取甚麼方法，甚麼態度。西班牙的牛常常是在刀尖下付出生命的。我們的藝術家却不能因為要發洩感情的衝動，憑自己的願望，沒有目標，沒有中心，或者看錯目標和中心，無原則地盲目亂鬥，結果必然得不償失。我們的藝術家應該虛心學習跟藝術創作有密切關係